

塞外驚鴻

第五集

鄭證因著



鄭證因著

塞外驚鴻

第五集

新風書店印行

鄭 證 因 著

塞 外 驚 鴻

第 五 集 目 次

- 一 楊大荒初顯身手.....一〇
- 二 却強敵闖山口.....一〇
- 三 馳援報警.....一八
- 四 老龍套口鐵棍揚威.....二七
- 五 退官兵活閻王三次鏖戰.....三六
- 六 亂松林山主傳東.....四五
- 七 阻礙業生走訪野狐嶺.....五三
- 八 山村棲止又遇異人.....六二

上海图书馆藏書



A541 212 0025 9174B

塞外驚鴻

(第五集)

一 楊大荒初顯身手

柴守信此時從賽李遶下雷的肩頭旁，探頭向套口外張望，低聲答道：「不錯，一點不差，是這個傢伙，這小子在口北可沒討了好去，這回大約他又得找個大難堪，臉皮厚，叫他活著吧。」金四義，陸萬川等也全貼到山壁隱身處，把身形掩蔽著，向外張望，這個黑旗營山口，已經成了戰場，這裏官人還真不少，除去懷來縣大班頭袁秀峯之外，有十幾個喬裝改扮的捕快們，此時全現身出來，手中各提著傢伙，活閻王金兆慶，跟周起鳳全站在袁秀峯前頭，內中可沒有順天府的大班頭周震，可是對面黑旗營除了鐵棍無敵楊大荒，現在已經齊集了三十多名莊稼漢子，把黑旗營北面山口前，完全把住，一個個手裏各提著傢伙，有的還在盤著辮子，有的正在脫著短衫，衣服全不要了，光著膀子，舉著鋤頭木杠躍躍欲試。

陸萬川這時他貼在套口的西邊山壁旁，低聲向東邊招呼道：「柴師傅你們莊主也在這，有他們爺兩個，更熱鬧了，你們看，站在最後面的就是他們爺兩個。」這時那個鐵

棍無敵楊大荒，正在跟活閻王金兆慶鬥著，所有懷來縣官人捕快，全是喬裝改扮，有的像鄉下人，有的像種地的，這時正聽黑旗營首領楊大荒，一陣狂笑著道：「別跟我這個鄉下人唬事，黑旗營這一羣莊稼頭，種田漢，還不聽這一套，拿大帽子壓人，冒充官人，現在又請出軍機大臣的牌位來，不要臉的東西，黑旗營的老鄉們，不信這些事，現在你就是告訴糞叉子楊，假拿着聖旨了，我照樣的敢揍你，老老實實給我從那來，照樣的回那，這是你們天大的便宜，就讓你們真是帶著聖旨下來的，也請你換個地方，想在這裏趁火打劫我們的牲口糧食，那算想偏了心，我們黑旗營的老鄉，指天吃飯，賴地穿衣，汗珠子砸脚面，拿辛苦換來的衣食，你們想動一根柴禾桿，那是找死來了。走不走說痛快話，已經就誤老頭子少檢半筐糞，敢在這裏想找點甚麼，可別怨黑旗營的老鄉們不吃虧難惹，只要我一開口，你們全得爬出去。」

這時活閻王金兆慶，惡狠狠啐了楊大荒一口道：「該死的東西，金老爺跟你這種莊稼孫多說話全嫌廢唾沫，金老爺是因為你們這種鄉愚無知，情有可原，所以想告訴明白了你們的利害，免得叫你們這種無知的東西們，受到連累，一片好心，你這個老傢伙，還敢不識好歹，這可怨不得金老爺手黑心狠，我可只有把你們這羣東西先送到懷來縣的監獄裏去呆兩天了。」回頭對手下捕快道：「先把這個老東西捆起來。他們敢聚眾違

凶，小子們也看一看金老爺這口刀，宰你們像宰小鷄子一樣，滾呀，先捆上他。」活閻王金兆慶這一發話，四五名捕快各掄單刀，鐵尺，七節鞭，手叉子，往上一圍，可是這個鐵棍無敵楊大荒，一聲怪叫道：「瞎了眼的臭賊們，叫你們嘗嘗糞叉子楊的厲害吧。」話聲中，他猛然把身形往下一矮，這條糞叉子盤旋疾轉，這一下子撲上來這幾個官人，竟是趕緊往後縱身閃避，可是那裏有他的糞叉子快，噹噹的一連幾聲，已經有兩口單刀，一根鐵尺，被糞叉子崩出手去。這個楊大荒，是安心對付活閻王金兆慶，他趁著捕快官人往外縱身之下，他竟是往起一長身，這條糞叉子往前一抖，口中還在招呼著小子接傢伙，照著金兆慶的面門上猛扎來，金兆慶也是一聲怪叫，把他手中提的砍山刀往起一抖，照著糞叉子上崩來，口中喊着：「好萬惡的老狗。」可是刀才翻起，楊大荒糞叉子猛往回一撤一振腕子，口中喊著：「再來一下。」橫著竟照金兆慶的左肋上砸來，金兆慶把刀往下一沉，左脚向前一撤，刀柄往下一沉，這就仗著活閻王金兆慶腕力足刀重，他硬往外一封，他想要把這個老頭子的糞叉子給崩折了，可是這個鐵棍無敵楊大荒，他竟是用懸崖勒馬的招術，口中喊着：「好小子！」身形猛往右一轉，用自己的左掌往糞叉子的當腰一推，此時正有懷來縣一名捕快名叫秦天貴，他因為這個莊稼老頭子一動手之下，竟把伙伴的鐵練子七節鞭單刀鐵尺全給崩出了手，此時的情形，他分明手底下

練過功夫，並且更敢向北京城下來的金老爺下毒手。

這個秦天貴他提着一把手叉子獠身而進，從斜刺裏撲過來，正是楊大荒背後，他這一手叉子照定了楊大荒的左跨上猛扎過來，式子還是真疾，安心這一手叉子，就得把這個莊稼老頭子摺躺下，這小子也是命該倒運，楊大荒身形從右往後一轉，左腳斜往東南一滑，身軀向前俯着竄出三四尺去，跨虎登山式，這把糞叉子隨着一個烏龍捲尾式，倒用過來，秦天貴一手叉子扎空，身形往前撞，別說他腳底下還換不過勁來，就是他真能竄起來，楊大荒也不會叫他走開了，「叭」的一下，正兜在他後跨上，哎呀的一身怪叫，身軀被打出去。

活閻王金兆慶一刀封空，正是一個斜身橫砍式，右手的砍山刀斜往西北甩過來，這一下子秦天貴的身軀被打得往前撞，活閻王金兆慶這一刀是正往他身上落，還算金兆慶手底下有真實的功夫，留了他這條小命，用足了力量口中「嘿」了一聲，把砍山刀硬帶回來，就這樣秦天貴身形往下倒時，依然被刀尖子帶中了，砰的一下摔了出去，傷上加傷，疼上加疼，懷來縣的伙伴們趕緊竄過兩個來，把他救出去。

這時鐵棍無敵楊大荒，身形往北一縱，口中在高喊着：「老鄉們，別叫這羣臭賊走脫了，上啊，把他們全活埋在這。」這三十多名壯漢，各舉手中的木棍，鋤頭，齊聲吶

喊着，扇子面形往上猛撲，這一來，活閻王金兆慶可真急了，把掌中的砍山刀往上一舉，向懷來縣大班頭袁秀峯招呼道：「只管招呼弟兄們動手，按着匪類拒捕，收拾他們，弄出多大是非來，有姓金的擔當，你們還怕什麼，動手吧。」他喊聲中，腳底下一點，騰身而起，猛向這一莊緣老頭子撲過來，口中在喊着：「好大胆的匪徒，你們真敢造反，那走吧！」身形縱起，往下一落，刀跟着砍下來，這個金兆慶此時真犯了野性，他照着楊大荒的後腦劈下來。

楊大荒正在指揮着這羣壯漢們往上圍，背後的刀到，肩頭一擡，已經向東縱出去七八尺遠，金兆慶一刀砍空之下，袁秀峯也看出這個黑旗營所住的不是安善良民了，此時更辨別出這個老頭子手底下十分厲害，他先請是一派裝瘋賣傻，上了他的當，拿蛇先拿頭，袁秀峯跟着也一縱身，隨着金兆慶的背後，也猛撲過來，可是楊大荒已縱身竄出去，身形往東邊一落，一轉身，用手中的糞叉子向袁秀峯金兆慶一指，瞪着眼喝喊道：「臭賊，老爺子給你留了一條活路，要走還來得及，趁早給我滾回去，不聽教訓，想自由不得你了，黑旗營的老鄉們有一個算一個，別藏着別躲着啦，叫臭賊們也看看糞叉子的厲害。」

此時這十幾名捕快在金兆慶跟袁秀峯眼皮底下，誰敢遲疑退縮，已經兵器出了手的

再拾起來叫喊着往上撲，這羣官人們，他們看到這些壯漢們手中所持的傢伙，竟全是農具，沒有一件正式兵器，還認爲這個老頭子手底下厲害，這些笨漢們反正容易對付了。他們往上一撲，已經接觸到一處，可是這些莊稼漢們，一個個把手中木槓子鋤頭舞動，口中還是一片暴喊的「砸、打」之聲，傢伙往外一遞，嘴也不閉着，這羣官人算遭了劫難，往上一衝，完全被這三十多名壯漢包圍在當中。

這一來，一片呼喊叫罵之聲，動手之下，這些捕快官人個個的全練過三年兩載的功夫，那知道傢伙往外一遞，休想挨着這班鄉下人，可是這羣老鄉們，圍上來的勢子凶，動上手時，却只往官人手中的傢伙上面招架，決不向他們下毒手，這樣三個圈子，兩個戰一個，一邊的人多，一邊先前就有兩個帶傷的，此時再一動上手，兵刃出手的又是三四個，可是現在活閻王金兆慶跟大班頭袁秀峯，周起鳳，一口鬼頭刀，一口摺鐵刀，一條七節鞭，也全是破死命的往上猛撲。

這個楊大荒他是單獨對付了金兆慶，他已經把金兆慶誘上東邊這片亂石起伏的高坡，金兆慶是安心下毒手，先要一刀宰了這個最可恨的鄉下老，他也看出這個老頭子手底下腳底下全有真功夫，金兆慶一次撲過來把這個鬼頭刀盡量施展出來，真像疾風暴雨一般，刀身上帶得嗖嗖風響，口中更招呼着：「袁秀峯，周起鳳，叫他二人不要多管，

趕緊去接應手下伙計們，恐怕他們要吃大虧了。」

因爲這時天已大亮，一動手的情形，眼光一掃之下，他已經看出這分明是一班逃犯們放出來的黨羽，現在全明着露了面，他手底下這口鬼頭刀，一招跟一招，一式跟一式往上猛攻，這個楊大荒此時他手底下跟嘴裏全不閉着，現在也實在遮掩不住本來面目，因爲活閻王金兆慶是個勁敵，他這口鬼頭刀十分凶猛，被他這口刀只要擠上，就得骨斷筋折，此時這個鐵棍無敵楊大荒，把囊叉子當作齊眉棍使用，招術一撒開，崩砸點打，盤掃輕滑，招術也是盡量施展出來，不過安心要折騰金兆慶再不肯跟他硬碰硬，硬接硬架。

這個楊大荒，此時把一身輕靈小巧的功夫，也運用起來，起落進退竄高縱矮，急攻急守，倏進倏退，虛中實，實中虛，指上打下，口中還在隨着棍的勢子，不住聲的喊着，金兆慶已經通身是汗，怒火萬丈，手底下越發狠了，崩，扎，窩，挑，刪，砍，劈，剝，楊大荒這一施展開一撥風八把，莊稼十六棍，「活閻王金兆慶還不甚驚心，不過是認識了這個莊稼老，手底下有功夫，可是這鐵棍施展完，招術一變竟展開七十二手行者棒，這一來金兆慶的汗出足了。

尤其這一帶雖則住着這麼多人家，這是山口裏面，一邊套口，一邊山口，離開了這

個黑旗營所任的人家附近，全是一片亂石崗子，和樹木野草，到處是石堆，這個楊大荒故意的把他調開，動手之下，已經往東邊又出來十幾丈，這種地方腳底下更受了極大的牽掣，可是楊大荒在這個地方，却如履康莊，他閉着眼睛全知道那有石堆，那有樹木；更兼這個老頭子自從棍掃飛虎口，力劈小霸王，單身入虎穴，一夜定恆山，之後，消聲匿跡，埋名隱姓，他崇拜自由劍客彥白珩的為人，自己豈肯退出江湖，可是在黑旗營這裏暗中仍願意爲彥白珩效力，不過他一年半載，輕易也不會出去一趟，所以在黑旗營這裏，始終也沒有人知道。

論他的本身，他決不宜這麼明着挑開簾的跟北京城下來的官家和懷來縣的捕快作對手，可是這次已經安心要離開黑旗營，更恨透了活閻王金兆慶，一個橫行關外的匪首，一旦得了勢，就敢在這裏倚官仗勢耀武揚威，所以鐵棍無敵楊大荒安心在這裏把他收拾個淋漓盡致才肯罷手，自己把一身的本領也施展出來，拿定了主意，反正不要他的命，只要他從此知難而退，個人決不作趕盡殺絕的事。

可是金兆慶此次已經這番失利，黑旗營這裏十拿九穩能夠堵截逃犯，捉拿這一班黨羽，現在又遇到這麼個勁敵，耳中更聽得懷來縣的官人們，呼號喊叫的聲音，雖則袁秀峯周起鳳全撲過去接應，情勢上依然十分不利，金兆慶眼全紅了，他此時把刀法已經施

展盡了，絲毫不能取勝。可是金兆慶此時也咬了牙，他是安心跟這個搗大荒拚個死活，這個東西就仗着力大刀沉，自幼就練的是橫練的功夫，氣力也足，所以他此時依然咬着牙，不肯認敗服輸。

這時卞雷跟柴守信，金四義，陸萬川，秦佩願倩娥伏身套口內，外面這一動上手，已經是一片殺聲，官人們更全被黑旗營這班壯漢們圍起來，柴守信連連的向卞雷催促着，可以往外闖了，可是卞雷竟是阻止着。此時忽然大班頭袁秀峯跟周起鳳猛撲向莊漢叢中，這兩個人手底下全是有真功夫，這一口摺鐵刀，一條七節鞭，一撲上來壯漢們全往後退。

卞雷一眼看到梨樹坡的黃謙父子，一個手中提着一條木槓，那個黃小三子，却舉着一根鋤頭，先前他二人全在壯漢的後面隱蔽着，此時那個飛虎黃謙却在後面一聲暴喊道：「好厲害的臭賊，還敢傷我的老鄉，接傢伙吧。」黃謙頭一個從後面猛竄過來，一木槓照着那個周起鳳砸去，小三子也竄過去鋤頭照着袁秀峯雙臂上就招呼，可是他口中在喊着：「老鄉們，有一個算一個，誰也別含糊了，躲在後面不出來的，可不算好朋友了。」他這把鋤頭舞動，把個大班頭袁秀峯逼得反往後退，他一邊動着手，却向老龍套口這邊連喊着：「也有你們一份兒，還等什麼，糞叉子楊手底下可沒有含糊的朋友。」

這時賽李達下雷向身後的柴守信等招呼了一聲：「夠時候了，這可該着咱們走了。」他頭一個，往外一縱身竄出套口。

二 却強敵闖山口

這個下雷長的身量高大，皮膚漆黑，從套口竄出來真像半截黑鐵塔，口中在喊着：「有我們一份兒，決不會含糊，老鄉們手底下使勁，坑已經刨好了，儘等着埋呢。」他一邊喊着，手中這條糞叉子掄起，盤旋疾轉，真像凶神一般猛往上衝，口中在喊着：「我的糞叉子可沒眼，老黑手底下是六親不認，趁早全躲開，哥幾個隨着我來，山口外給他們多刨幾個坑去，開路鬼來了，碰上可就死！」他這一喊，這邊有幾個壯漢，真個的往兩旁緊躲避，這個賽李達下雷他是猛往懷來縣大班頭袁秀峯背後撲過來，他口中喊着：「山口外刨坑去。」手底下這條糞叉子可是照着袁秀峯的背後斜肩帶背砸下來。他還算是真夠朋友，明人不作暗事，口中在招呼着：「臭賊着打。」

袁秀峯已經早看到這個黑大漢是撲奔自己來的，但是他手底下七節鞭可是向飛虎黃謙猛力進攻，他正是在辨別這個人，覺着面熟，下雷這一撲到，他一個鷓子翻身，向上一上步，身形翻轉，七節鞭照着下雷的雙臂上砸下來，可是眼中看到柴守信跟顧倩娥秦

佩金四義這四個人雖則是些鄉人打扮，一個大白天尤其他這種當班頭的，目光銳利，眼角一掃之下，已經先看上這兩個身形略矮的，就是秦佩顧情娥，決不是鄉下人，袁秀峯已經醒悟，這是喬裝改扮的逃犯。

七節鞭砸下來，迅雷一糞叉子砸空之下，肩頭向後一甩，身軀向下一沉，這條糞叉子塌着石頭道，喇啦的一聲響，猛往起一振右臂，單掌握着叉子柄，反從袁秀峯的七節鞭下向自己的身左側撤出來，口中喊着砸，右臂一抖，竟當大桿子使用，這一手劈桿兒，施展的是真脆，糞叉子整整的向大班頭袁秀峯的頂樑上拍下來，袁秀峯用力的全身往地上一撲，一個犀牛望月式，上半身往左一甩，把糞叉子頭讓開，可是飛虎黃謙這一槓子，照着袁秀峯的左臂上砸下來，口中喊着：「臭賊，還那走。」

這個袁秀峯右腳用足了力量，脚尖向石頭道上一蹬，可是這一下已經夠險的了，撇倅把這條右臂撤出來，木槓已經砸在七節鞭上，袁秀峯只好把七節鞭撒手，身形竄出去，此時一名壯漢，正因為閃避賽李達下雷往上竄出去，手裏提着一條棗木槓子，袁秀峯身形往這邊一落，正到了這壯漢的面前，這個壯漢，口中喊着：「小子，躺下吧。」棗木槓子照定了袁秀峯的腿上橫掃過來。

這個壯漢也是手底下過份魯莽了，他這條棗木槓子橫砸過來，眼看着已經到了袁秀

峯的腿上，可是槓子頭却崩在坎壘不平的石頭上，叭的一聲響，他自己反咬嚙出來，這個袁秀峯正因為自己傢伙出手，他微一俯身，把棗木槓子抓住，右肩頭向後一甩，左腳一提，砰的一下，把這個壯漢踹出去，棗木槓子趁勢倒打金鐘向自己身後甩出去。

那個賽李達下雷一個劈桿兒沒拍上袁秀峯，糞叉子往下落，眼中看到柴守信等已從西邊竄過去，這個下雷跟着往東一上步，口中喊着：「臭賊，你還是躺下吧。」左腳向前一上步，左臂從下往上一抖，這條糞叉子往前一遞，一個烏龍出洞式，照着袁秀峯的跨上扎去，可是袁秀峯這一手倒打金鐘，他決沒想真個的能招呼上，不過是自己的式子太不利，用棗木槓子防備後面襲擊的人，這一下子，噉的一聲，賽李達下雷這回可吃了苦子，還算沒想到袁秀峯手底下這麼快，奪傢伙踹人，棗木槓子反倒甩上來，這一下子幾乎把賽李達下雷虎口震裂了，還仗着袁秀峯的棗木槓子是向西南倒甩出來，下雷這裏震得手指疼痛，虎口沒傷，糞叉子被崩出去，袁秀峯身形已經轉過來，口中在喊着：「弟兄們，別叫那四個傢伙逃出去，往西北轉過去的，可是點兒。」他口中喊着，掌中這條棗木槓子，用足了力量舞動，上下盤旋，把眼前的幾個壯漢全逼得後退，他一擰身，斜着往東一縱，竄上東邊的高坡，腳底下不停，嗖嗖的一連幾個縱身，往這片石頭坡上，向北猛撲。

柴守信，金四義，因為沒遇到阻擋，他們趕緊叫秦佩願借鐵往頭裏竄，一直的向黑旗營的山口這邊緊逃下來，可是這時袁秀峯這一暴喊着，叫動着手的官人們要拚着命的追，就在這一剎那間，聽得老龍套口內一片馬蹄之聲，六匹牲口分成三隊，頭裏的牲口只有一個人騎着，從套口衝出來緊加鞭，馬上的人一邊揮着鞭，口中大喊着：「我的媽呀，這是什麼事，可吓死我了。」他頭裏這兩匹牲口，如飛的向套口前西北亂石坡這面猛衝過去，往正北黑旗營的山口猛衝，這正是韓三順。

他的牲口已經越過這羣壯漢，和官人動手的山道這邊，他忽然在馬上一按嘴唇，吱吱的連打了三聲尖銳的胡哨，可是他的牲口是疾馳着不停，這個大班頭袁秀峯提着一條棗木槓，正在東邊的一片石坡上撲下來，袁秀峯是想無論如何也得竄在馬頭裏，若是被牲口竄過去，逃過去的人，可就走脫了，這六匹快馬齊往山口一撞，自己非被擋住不可，袁秀峯此時也真急了，他見牲口的式子太疾，六匹牲口是兩匹一隊，更有一根長繩拴着，前邊的牲口，這一緊被鞭打，牲口也如同瘋狂一般，往前緊竄，山坡山道上的石頭全被馬蹄子淌的飛起來，袁秀峯在情急之下，從一段斜坡上一聳身，從上面竄下來，但是相隔還有三丈多遠，牲口不停，眨眼就竄過去。

袁秀峯一聲暴喊：「牲口不停，你是找死去？」他一個旱地拔葱，聳身竄起丈餘

高，是真下狠手；人往下落，棗木槓子照着頭裏靠東邊這匹馱着人的白馬後跨上砸下來，他是雙手握棗木槓子，人和槓子一塊落，只要槓子落在馬後跨上，就得把牲口，砸翻了身，這時這個韓三順他也是急勁，他的緊急胡哨聲是示意黑旗營的人得趕緊撤了，這時眼角中忽然望到這個袁秀峯這種式子向自己撲過來，這一槓子被他砸上，就毀了，牲口是連在一處，一匹也走不脫，這個韓三順他猛然用右手一帶牲口的嚼環，右腳也用足了力量，把並行靠自己西邊這匹牲口的馬鞍子前馬鬃下崩了一腳，兩匹牲口同時全是負痛往右疾轉，好個韓三順手底下是真快，擄韁繩之下，「叭」的又是一鞭子，這種動作，竟全是同時，牲口向西一竄，已經出去丈餘。

這個袁秀峯這一棗木槓子砸下來，只把第二隊的馬靠東邊一匹的後跨上，掃了一下，他這條棗木槓子，叭啦的砸在山道上，自己的虎口幾乎震裂。韓三順這六匹牲口一陣鐵蹄翻騰，靠兩邊石坡上的石頭，被這六匹牲口廿四隻鐵蹄登得火星子跟碎石塊，全飛起，可是竟全竄過去，他口中可在又喊着：「還不快走，撞死不償命。」

此時，顧倩娥秦佩已經全出了山口，金四義，柴守信在後面，已經看見韓三順的牲口到了，這兩個人脚底下用足了力量，嗖嗖的一連兩個縱身，也竄出山口，往兩旁閃，韓三順的牲口是真快，柴守信，金四義要不是躲得快，真被牲口撞上，柴守信口中喊了

聲：「好像伙！」可是韓三順帶着這六匹牲口已經竄到前面，猛然一勒韁繩，牲口跑的那麼急，他騎的一匹竟是人立起來，這個韓三順口中却在喊着「看誰有勁」，牲口被嚼環帶的往左一擡頭，兩隻前蹄落下去，真個的不敢再往前竄了，這六匹牲口完全連在一處，順着山口前一打盤，可是，懷來縣大班頭袁秀峯此時也追出口口。

韓三順一邊勒着牲口一邊招呼：「哥們看見了麼？這個小子趕緊得把他打發回去，他們可又勾引後路來了，這可看你們的了。」這個韓三順口中喊着，他已經把韁繩的活扣抖開，却向前而竄過去的陸萬川，秦佩，顧倩娥招呼道：「老鄉們，還不快上牲口等什麼，後面的賊隊可全到了。」這個韓三順他真是能夠應變禦急，他就在這剎那間已經放出三四牲口去，秦佩，陸萬川也聽見他帶着牲口往這邊闖時，連發緊急的口哨，這一定是官人那邊更有後路接應，此時也不敢向韓三順多問，全把手裏提的糞叉子向道旁一拋，各抓着韁繩飛身上馬，就在剎那間，柴守信金四義已經把追出來的大班頭袁秀峯擋住。

袁秀峯此時真有點羞忿難當，這一帶依然是懷來縣的地面，自己管轄的地方，黑旗營這裏竟得發現這麼多江湖上人物，自己平時毫未覺察，這就足夠栽跟斗的了，現在眼看着犯人又從這裏逃出去，自己這個大班頭就算頂這了，在山口裏邊猛撲過來時，一木

杠子沒碰上牲口跟人，自己的虎口險些震裂，眼看着犯人，又算完全逃出手去，袁秀峯此時真個拚命了，剛竄出山口，柴守信頭一個竄過來，袁秀峯是眼紅了，他口中喊着：「好反叛，袁老爺跟你拚了！」手中這條木杠掄起照着柴守信，泰山壓頂往下猛砸，柴守信口中喊了聲「來得好」，身形往旁一撤，他手中依然提着一把糞叉子，猛往起一抖，橫架金樑，往木杠子上硬崩，金四義此時也是跟蹤撲過來，糞叉子又往前一抖，拿他當花槍用，照着袁秀峯的右肋下扎過來。

袁秀峯木杠子的勢子太猛，噹的一聲跟柴守信的糞叉子碰個正着，這一下子兩下的力氣全用足了，袁秀峯幾乎把木杠子撒手，金四義這一糞叉子砸到，袁秀峯在急切間，努力的向左一閃身，往下一帶木杠子，算是把這一糞叉子閃開，他趁勢一個怪蟒翻身，從左往後一個轉身，這條木杠子盤旋橫掃，反向金四義攔腰砸來，柴守信此時已經知道自己的力量是可以制服袁秀峯，身軀也是照樣的一個盤旋，雙手握住這把糞叉子，身軀往前一撲，雙臂向上一抖，一個擱橋挑袍式，照着袁秀峯橫掃過來的木杠子上，猛撩去，噹的一聲，果然袁秀峯這次再把握不住木杠子了，這條棗木杠子被甩起兩三丈高，叭啦啦撞在了山壁上，袁秀峯一擰身，往山口這邊竄，可是他往山口這邊一落，從裏邊猛竄出一人，口中喊着賊崽子這叫冤家路窄，這個人猛一抬腿，一脚踹在袁秀峯的左膀

上，袁秀峯身軀向山口左邊滾出去，竄出這個人，正是賽李達卞雷。

他此時是滿頭大汗，氣喘吁吁的，把手中的鷹叉子，往袁秀峯倒下去的那片石坡上一擲，口中罵道：「臭賊，老子沒工夫打發你，自己刨坑埋吧，你還有臉活着。」此時柴守信，金四義因爲已經看見卞雷退出來，袁秀峯雖則被踹出去，柴守信，金四義跟這個卞雷，不約而同全是一樣打算，現在雖然跟這一般奸臣的爪牙和官家的捕快們各走極端，爭生死存亡的時候，可是但分得已，決不愿多殺人，因爲他們雖則是公門中捕快一流，可是此時終歸還沒出了口北地面，此時多殺一個人，爲自己的事多增加一份困難，官家也必然要用盡了所有的力量，來對付這般人了，柴守信此時趕忙向賽李達卞雷招呼道：「朋友，裏邊的人怎麼還不全退出來？這羣萬惡的東西可還有後路。」

此時這個卞雷他剛往這邊一轉身，可是冷不防的那個大班頭袁秀峯竟是猛從石坡那邊竄起，他原本身上就沒有重傷，不過是被賽李達卞雷這一脚，踹得重些，趁着柴守信向這個黑大漢發話之間，袁秀峯是猛竄起來，他悄悄的手中登了一隻鏢，身形往這邊一縱，一抖手，照着賽李達卞雷的右肋上打來，這個卞雷他是毫沒提防，他認爲袁秀峯被自己一脚踹得他一時掙扎不起來，卞雷是正要向柴守信告訴要緊的話，這一鏢打過來，卞雷雖則覺察出袁秀峯猛竄起發出暗器來，再躲已經來不及了，還算是猛往前一俯身，

這隻鏢穿着右肋皮肉打過去，相離着太近，賽李達下雷哎喲一聲，身軀向前倒，柴守信，金四義也是驚吓失聲的往下雷面前一縱身，兩人把他雙臂抓住，算是沒再摔傷，此時袁秀峯趁勢的緊縱身竄進山口內，這個賽李達下雷，在疼痛忿怒之下，猛然把雙臂一抖，往左右推柴守信金四義，他把身形掙脫，一翻身，口中在罵着：「好小子，你敢暗算下老子，我看你那走。」這個下雷在這麼重的鏢傷下，他依然猛往山口裏撲去，非要追上袁秀峯不可，不過袁秀峯此時，已經竄出去七八丈，此時陸萬川，秦佩，顧倩娥已經全上了牲口，韓三順向陸萬川，招呼着你們趕緊的順着這條道，奔前面那個岔道口，事已緊急，官人的後隊來的可不少，黑旗營的老師傅們還不退下來可太危險了。

三 馳援報警

韓三順在照顧着這三個人上馬之時，這裏賽李達下雷受鏢傷反撲山口，韓三順一看這種情形，可實在不利，大隊的官兵已到，倘若黑旗營山口外再有一隊官人把這個出口堵住，鐵棍無敵楊大荒的手下的弟兄們，得死多少人。韓三順此時向陸萬川等一揮手道：「先走你們的。」他跟着手指往嘴唇上一按，嗞嗞的連打起緊急的胡哨，可是他這匹牲口也往山口這邊緊竄過來，柴守信，金四義認爲賽李達下雷，帶傷追敵，非毀在敵

人手內不可，兩人也是齊往山口這邊撲過來，想進山口把他攔住，可是柴金兩人剛到山口邊，裏邊的情形就全變了，耳中聽到一片號角之聲，這是綠營馬步隊所用的號令，老龍套口那邊一片喊殺之聲，這時從黑旗營山口內有二三十名弟兄們，往山口這邊竄出來，最怪的是猛竄出來這些壯漢們，有的背上背着包裹，有的在手中提着行李，他們仍然是個個手中提着傢伙，賽李達下雷已經被這般弟兄擋着。

那個袁秀峯他是僥倖逃回去，是冷不防的打了賽李達下雷一鏢，他手中沒有傢伙，並且他已經聽到遠遠有號角之聲，似乎懷來縣的後路到了，他此時先把自己這條命，逃出敵人之手，所以他一進山口，眼中看到有黑旗營大隊的壯漢，向山口這邊撲過來，袁秀峯他趕緊一轉身，順着山坡邊一片小樹下，往西竄出去，躲避開這一大隊的壯漢，這般壯漢們是奉首領之令，立時撤退，所以雖則看見袁秀峯竄進來，壯漢們就沒敢再追他，賽李達下雷一撲進山口，正被自己的弟兄迎上，這般壯漢們已然看出下雷帶傷，內中一個叫鐵胳膊張五的趕緊一縱身竄過來，把下雷的胳膊抓住，喘吁吁的說道：「下雷師傅，你這是作什麼？我正找你。首領叫告訴你，現在官兵來的太多，黑旗營是不能守了，叫你跟我領率着弟兄們，在剪子峪那裏埋伏一下，無論如何，在中午前不叫他們過去，快着走，咱們當家的擋住老龍套口，不叫官兵衝出來，梨樹坡的黃家父子，還在和

那個金兆慶在拼着，快着點走，你受了什麼傷？」

「這個賽李達卞雷此時是咬着牙，忍着痛，恨聲向鐵胳膊張五道：「五哥，我栽了，被那個小子打了一暗鏢，我認得他是懷來縣的，好，現在只好聽從首領的命令，甩開這場事，我單獨的找他。」此時又有一隊二十多名壯漢們，已經擠過來，此時賽李達卞雷，被張五強拉着，退出了黑旗營山口，後面的一隊弟兄中有人在高喊着：「前面的怎麼還不快退，套口那邊可竄出官人來了。」此時柴守信，金四義也隨着退回來，韓三順的牲口猛竄過來，他也只好把牲口圈回來。這時鐵胳膊張五向後面進來的弟兄們招呼道：「哥兒們不要慌張，我們並不是真個怕這羣狐假虎威的狼羣狗黨，就因為我們是安善良民，作不慣犯法的事，才便宜了這般狗頭們，真要是一對一個的拼上，還不致於收拾不了他們，弟兄們現在要遵守當家的命令，別叫當家的看着咱們一點事不能擔當，現在按着山裏邊東西兩邊原住的人分爲兩路，這麼省事，當家的這就退出來，梨樹坡，黑松崗當家的全是在這裏，我們趕緊分爲兩路，從東西山崗子上面，趕快的往北退。」這鐵胳膊張五在說着話時，已經用一條六尺多長的襠包，把賽李達卞雷肋後鏢傷處給紮裹緊了，他口中跟着招呼弟兄們：「卞師傅現在身上雖則掛了彩，他可是我們黑旗營第一條好漢，決不會因着這點傷就含糊了，他照舊的領率着西邊的弟兄，咱們退到剪子峪

那裏，埋伏在兩邊山崗上面，聽候當家的命令。」

所有這四十多名弟兄，立刻唵噓的一下自動的分開。這時韓三順却向柴守信，金四義招呼道：「二位師傅，陸老師他們三匹牲口頭裏可走下去？這裏既然楊老當家的全有安排調度，我們還是趕緊追上他們，保護他們才對，因為他們身上傷全沒好，遇到了敵人，就有危險。」這時賽李達下雷，他已經緩過勁來，身體真個的健壯，傷痕紮裏之後，他此時好像沒那回事，向韓三順招呼道：「韓三爺你就快點請吧，這裏事不用你們管，柴師傅，金師傅趕緊追上去，保護他們要緊，你們越過了剪子峪，全把身形隱藏起來，在剪子峪的東北，那裏有一片樹木，最多的小山崗，就在那裏等候，我們必然有信息，千萬的彼此會過面再往前趕。」

這時鐵胳膊張五，高聲招呼道：「韓爺，你們就先趕一程吧，裏面的房子已然縱火焚燒，這是我們自己幹的，我們黑旗營算是連根拔了。」韓三順忙答了聲：「就這麼辦。」柴守信，金四義也各自抓到自己的牲口，飛身上馬，這三匹牲口如飛的向北先竄下去，這裏兩隊黑旗營的壯漢們，揹着包裹，提着傢伙，從山口兩旁的斜坡翻上去，很快的到了小山崗上面，一個個的身形被上面的樹木荒草隱蔽起，這裏鐵胳膊張五，賽李達下雷兩人，剛往山坡上上來，不到三四丈高，從山口裏嗖嗖的一連竄出十幾個身形壯

健的莊稼漢來，頭裏却有兩個二十多歲的少年，一個提着一把虎叉，一個拿着一條練子槍，這兩個人，可不是莊稼人打扮，全是獵戶的裝束，這兩個少年竄在裏頭，齊聲招呼張五叔，卞大叔，你們先慢走。鐵胳膊張五跟下雷全停住身，這兩個少年獵戶，趕情正是鐵棍無敵楊大荒的兩個兒子，一個叫楊振田，一個叫楊振業。

這兩個人全是一身極好的功夫，鐵棍無敵楊大荒因爲自己這兩個兒子，長的太不像莊稼人了，所以平時決不叫他弟兄兩人在黑旗營這裏住，這哥兩個單獨住在黑旗營東邊雙松嶺，他們弟兄二人以打獵掩飾本來面目，黑旗營這一出事，弟兄二人奉爹爹的命，到十八盤嶺去送信，此時恰好趕回來，不過黑旗營這裏不能再住下去了，因爲若只是眼前這般官人，還是可以把他們全逼迫的離開黑旗營，可是想不到這個活閻王金兆慶，他在連番失敗之下，却仗着自己的勢力，和軍機大臣那中堂所交給他的的一份最有力量的人事，他隨時隨地全能調動各處的府縣和駐防的綠營協助，這就是勢力，此時他所調的這一大隊官兵，連懷來縣大班頭袁秀峯全不知道，此時在他們正危急的時候，大隊官兵趕到老龍套口，這種情形，反出於黑旗營首領楊大荒，以及桑樹坡的飛虎黃謙，跟小三子意料之外，全沒防備有這一手。

韓三順他帶着馬匹隱藏在老龍套口內，這個韓三順他在江湖上，雖則萬兒不怎麼

響，可是實在是一個江湖上的好手，精明幹練，因為他在套口已經查看到所出現的官人，雖則活閻王金兆慶在此處出現，不過內中還短幾個人，順天府大班頭周震始終沒見，懷來縣的人，雖則這裏埋伏的有十幾個，可是內中也短少了幾個手底下最厲害的捕快，韓三順遂動了疑心。在賽李遶下雷，領着柴守信，金四義等一般人，冲出老龍套口之後，韓三順可沒跟着緊往外闖，他把六匹牲口全拴好了之後，韓三順一相度套口內的地勢，套口內偏着西邊一段高崗子上，有一棵大楊樹，這棵樹是有四五丈高，韓三順遂蹀升到樹上面，這一來附近一二里內小石頭全在眼底，他仔細往東西南三面，以及方寸自己這般人所走的那片山道查看，可是真個的被他發現從西邊一片夾溝山道，發現大隊的人影，離的遠看不真切，可是在仔細查看之下，辨別出所看到的完全是馬隊，雖則牲口被山溝遮擋住，但是大隊的人往前移動的情形，是可以辨別出完全是隊伍了，先前還不能斷定準是奔這一帶來，趕到這一大隊馬隊從夾溝山道竄出來，全翻上了往東轉的一片山梗子，這一來看清楚了，完全是軍兵，牲口走的是真快，在這種山道裏，疾馳着，韓三順仔細一辨別東南一帶的形勢，就知道是準奔這裏了，因為除去奔黑旗營，往別處沒有能過馬隊的道路。

韓三順這才不敢耽擱，退下樹來，他帶着六匹牲口，冲出老龍套口發着緊急的信

號，知會黑旗營的首領，因為還在動着手，不能明着喊出，趕到袁秀峯一緊追他，他趕快退出山口之後，那知道鐵棍無敵楊大荒那裏，已經另得到一個人的報告，就是黑松崗的首領燕尾鏢王昭義，這位老師傅他在顧情娥等一般人退下來之後，打發韓三順接應着這般人。起奔黑旗營，雖然這幾處應付的全是一步不敢放鬆，可是敵人死不放手的情形，也不容易就把他們完全擋回去，黑旗營又是一個咽喉要路，燕尾鏢王昭義他知道鐵棍無敵楊大荒，隱居在這裏，因為楊大荒在黑旗營，是埋名隱姓，王昭義也始終不敢給他洩露，就連自己手底下最得力的弟兄韓三順，全沒告訴過他，王昭義已經知道信息，楊大荒此次要盡力爲山主効力，黑旗營，他必然要對付這般北京城下來的，和懷來縣的官人，王昭義知道黑旗營必有一番凶殺惡鬥，飛虎黃謙父子把形迹隱去，趕奔黑旗營，王昭義，他可就在這一帶，仔細偵察道路上的情形。

因爲知道那中堂手底下這個死黨，活閻王金兆慶，他原就是關東道上匪首，這種人最厲害最難應付，他在關外已經闖了多少年，這一帶的風俗人情，和寄身江湖的人物，一切的行動落在眼中，就逃不開，王昭義遂在邊山一帶，潛踪隱跡，查看着附近的情形，燕尾鏢王昭義是想搜尋他們在這一帶埋樁下卡子的人物，可是這一隊綠營的官兵出現的非常離奇，一直到貼近了牛角坡山口附近，王昭義才發現出現的足有兩哨人，完全

是馬隊，可是先前沒有聽到什麼聲息，趕到發現以後，大隊已沖進牛角坡的山口，趕督這撥馬隊決沒走官道，完全從野地裏穿着莊稼地過來的，不離着近了那聽到什麼聲音，還仗着王昭義這一帶的道路熟，自己翻山越嶺完全仗着輕身術，隊伍進不去的地方，他能過去，這樣可就快得多了，更仗着是一個黑夜間，燕尾鏢王昭義從一處處山頭嶺腰，完全竄到隊伍的頭裏，暗中監視住大隊官兵所走的方向，因為剛進牛角坡山口一帶，有好幾處可以奔別的方向，自己也恐怕弄錯了，萬一他們不是奔黑旗營去的，叫楊大荒笑自己老而無能，一直的監視着這撥馬隊轉進了往北山去的那道山嘴子，王昭義已然準知道是奔老龍套口無疑了，王昭義這才趕緊頭裏竄下來。

到了老龍套口天已經亮了，王昭義到這裏時，也正是韓三順才從老龍套口闖出去，因為事已緊急，王昭義顧不得許多，自己只好把樹底下深草中的濕泥抓了一把，往臉上抹了一下，這樣闖出去，在急切間不致被懷來縣的官人們辨清自己的面貌，王昭義在老龍套口東邊的山岩上面，略一張望之下，恰好此時黑旗營的賽李達下雷，猛闖出去，一陣擾亂，鐵棍無敵楊大荒，手底下十分得勢，他已經把活閻王金兆慶戰得力盡筋疲，跟隨金兆慶身邊的周起鳳已帶了傷，往老龍套口這邊逃下來，還有四五名懷來縣的官人，也是被黑旗營一般壯漢們，圍困了很大的工夫，此時才故意的放他們往老龍套口這邊

逃，燕尾鏢王昭義從東邊山崖上縱身往下一落，施展開蜻蜓三抄水的輕身術，倏起倏落，一直的向鐵棍無敵楊大荒這邊撲過來。

此時恰巧賽李遼下雷，他幾乎被大班頭袁秀峯把他虎口震傷，他看見韓三順此時帶着牲口，此時也如飛撲奔黑旗營山口。袁秀峯已然識破顧倩娥這班人喬裝改扮，猛闖山口，他不顧命的把身形撒出去，是想要追上柴守信金四義等，賽李遼下雷也在暴喊之下，想往前撲，追着袁秀峯，不容他往山口那邊撲過去。

可是此時活閻王金兆慶他可聽到了袁秀峯的喊聲，下雷這一猛喊着往前撲，活閻王金兆慶則被楊大荒纏戰的力盡筋疲，但是他，依然要作最後的拚鬥，向楊大荒虛砍一刀，騰身而起，斜向西南竄出來，是正阻擋賽李遼下雷，這一刀照着下雷猛砍下來，式子還是真猛，下雷趕緊的往西一聳身，他可知道這是最厲害的勁敵，就沒敢接他這一招，這個活閻王金兆慶力大刀沉，功夫稍弱的實不敢對付他這口砍山刀，下雷這一縱身閃避，可是那個小三子，也發覺大班頭袁秀峯往山口撲去，小三子一個旱地拔葱，聳身縱起，從幾個壯漢的頭頂上竄過來，掄起這把鋤頭來，摟頭蓋頂，照着金兆慶砸來。

此時鐵棍無敵楊大荒可聽到韓三順的緊急口哨報警，他雖則不認得韓三順，可知道

是黑松崗梨樹坡兩處下來的人，這時恰好燕尾鏢王昭義已經從山峯上飛撲下來，身形縱躍如飛，相隔不遠，他却向鐵棍無敵楊大荒暴喊了聲：「老頭兒，有本領，跟我東邊對付兩招，怕死的就別來。」王昭義雖則臉上塗了一臉泥土，可是跟楊大荒是老弟兄了，不過在這一帶明着好多年決無來往，此時王昭義一發話，楊大荒已經明白他是誘自己往東邊山崗子去，離開金兆慶等這班官人附近，楊大荒一聲怒叱道：「你這個老東西送死來了，黑旗營是你們葬身之地，你往那去。」王昭義已經一連兩個縱身，翻上東邊亂石崗，楊大荒此時已經也聽到老龍套口以南，隱隱的有號角之聲。此時緊追過這個老朋友來，王昭義是身形不停，一連四五縱身，竄到東邊一個大石堆後，楊大荒跟踪趕到，忙問道：「老友，可是另有發現，你是從老龍套口那條道來，是不是這羣萬惡東西尚有後路接應？」

四 老龍套口鐵棍揚威

王昭義道：「很快的官兵可就要到老龍套口了，無論如何你也得保全黑旗營的弟兄們，不能叫他們遭到這種劫難，死在官兵手內，可沒處訴冤去。」這時楊大荒尙沒答話，從東邊那片山崗子上，猛撲下兩個少年來，全是獵戶打扮，來的正是楊大荒的兩個

兒子，楊振田楊振業，楊大荒向山崗子上看了一眼，跟着向王昭義道：「禍已經闖了，咱們弟兄還能含糊了麼，我這個地方既動了手，更在這種時候，我已經預備好了，連根拔不過還沒想走這麼疾，既然是這樣，那麼，我黑旗營的人，可就完全撤走了，好在我們另有安身之地，不過這個活閻王金兆慶他竟是調動了當地的駐軍，這種勢力，真有些官逼民反，現在我只有把弟兄撤出去，可是我不會這樣的差罷甘休，只要護送的人走脫了，我楊大荒放開手段，跟他們拚一下子，非得殺他們個落花流水才解恨。」

此時楊大荒的兩個兒子已到近前，向楊大荒招呼道：「爹爹，我們的事全然照辦了，我們在山頭已經看到這裏的情形，不闖一場大禍，如何作了結。爹爹，把事情放在我們爺幾個身上，放開手段連北京城下來的一塊收拾吧。」燕尾鏢王昭義趕忙說道：「飛虎黃謙父子他們絆住了金兆慶，諒還不致叫他們脫身，現在可沒有遲延的時刻，你這裏不趕緊設法把人撤出去恐怕走不脫了，我要翻進老龍套口，好歹你幾個擋一下怎麼樣？」楊大荒此刻臉上帶着一片殺機，跟先前的情形不同了。

此時却向兩個兒子楊振田楊振業等喝叱道：「小孩子家，不准擅自主張眼前的事，遵從山主的指示，所以連爹爹全不敢放開手，在黑旗營弄出人命來，因為將來的事，關係太重，我們更犯不上把一班同甘共苦的好弟兄，斷送在他們手內，你二人趕緊的關照

所有的弟兄們，只把隨身要緊的東西，能夠帶着走就很好了，人是分撥往外撤，老龍套口的官兵叫他們等一等出來，由不得他們，人只要撤出山口，由鐵胳膊張五跟下雷把弟兄分爲兩路，登翻山越嶺，起奔剪子嶺，你們二人最後要放火燒去我們所住的房屋，黑旗營這裏我們再不能立足了。」

楊振田道：「爹爹，真這麼辦麼？」楊大荒瞪着眼道：「你們只要敢不按我的話去作，我要你們的命。」王昭義趕忙向楊大荒的兩個兒子，楊振田楊振業招呼道：「二位老姪現在實沒工夫，細說此中原由，你父親手底下何嘗容過人，現在他全得強自收斂，不敢放開手去對付來人，這正是謹遵山主的指示，將來關係着一場大事，只要此時處置失當，東邊一帶難免有生靈塗炭之苦，賢姪們趕緊去吧。」楊振田楊振業這才不敢多說話，一個提虎叉，一個提着練子槍，一直的撲奔東西山口外，招呼弟兄們，按着爹爹指示往外撤退。

此時王昭義，向鐵棍無敵楊大荒招呼了聲：「老友，我從山崖這邊翻上去，你千萬別遲延，你聽號角聲響得這麼清楚，官兵可到老龍套內，明着亮隊了。」王昭義打過招呼之後，從這片大石堆後，縱躍如飛直撲東邊的這片崖頭，鐵棍無敵楊大荒嗖嗖的一連幾個縱身，從石崗子上飛撲自己住的那籬笆院。

這裏從頭一天已經接到白山劍客彥白筋的指示，楊大荒接到命令之後，知道這種地方，只要稍有動作，決瞞不過活閻王金兆慶，跟懷來縣的捕快們，就是當時能把他們擋回去，黑旗營也難逃劫難，好在這裏有家眷的不過十幾戶，楊大荒是當機立斷，絲毫沒有遲疑，打發幾個人把老龍套口跟黑旗營山出口外，懷來縣所接的橋全給收拾了，人是決不再弄死，捉住後捆起來，全給放在老龍套南山口內，西邊的一片樹林子內，立刻就叫兒子楊振田，楊振業把這些家眷全送走，所以此時，只要把幾個厲害人物阻擋住，撤退還容易，並且懷來縣的官人們，一個個全被收拾的只求脫身能逃出去，那還敢拚命。

楊大荒到了自己住的草房內，把自己一點重要的東西包在一個包裹內，揣在身上，把一條鐵棍提起來，闖出自己住的這個籬笆院，東邊貼近山根下的一片草房，已然起火，楊大荒放心了，知道弟兄們已然得到信，楊大荒二次撲過來，遠遠的就向飛虎黃謙跟小三子以及自己手底下最得力的弟兄打招呼示意，叫他們把活閻王金兆慶，跟周起鳳還有幾個沒退下去的懷來縣的捕快們，嚴厲包圍，不叫他們脫身，楊大荒提著鐵棍飛撲老龍套口。

離着套口還有七八丈遠，耳中聽得套口裏邊一片呼喊叫罵之聲，跟牲口蹄鐵在山道上翻騰的聲音，就知道老朋支燕尾標王昭義，他已經在阻擋官兵擾亂他們不再前進，此

時正有兩名捕快帶着傷，從窗邊山坡繞着逃奔老龍套口，因為他們聽到號角之聲，這是駐防綠營出發剿匪的號令。

前面已經交代過，此次調動的這兩哨官兵，金兆慶辦的十分嚴密，連袁秀峯全不知道，捕快們那裏知道是正爲黑旗營來的，這兩個捕快是想反口北一帶駐軍，只要一打招呼，不會不協助抄辦黑旗營這羣匪類，並且有北京城下來的這位金老爺撐腰，只要官兵一衝出來，立刻就能把這羣匪類一網打盡，這兩個捕快拚命的竄到山口前，兩人全是用足了力量高聲喊嚷：「巡防剿匪的官兵，快救應一下，懷來縣辦案的官人全被匪包圍了。」這兩個捕快離着山口還有一兩丈就要竄進去。

鐵棍無敵楊大荒，離着這兩個捕快，也有三四丈遠，立刻一聲暴喊道：「不要命的狗腿子們，還不給老爺子站住。」楊大荒是人隨聲起，身形往前一縱，往下一落，跟着一個飛鳥投林的式子，腳底下用足了力量一踹山道，騰身而起，反從這兩個捕快的當中竄過去，這兩個捕快，已經是驚弓之鳥，全呀的一聲，身形一停，往旁閃，楊大荒往套口前一落，把掌中這條鐵棍握着棍尾，從自己頭頂上一個盤旋，跟着棍往下一沉，一個狂風掃落葉式，看準了山道邊上一個凸出的石堆，這一鐵棍，碎的一聲，掃在石堆的尖子上，隨着這條鐵棍，飛起了一片石塊，帶得土沙飛揚，這兩個捕快被石塊打得頭破血

流，怪叫着，往北反逃回去。

此時套口內號角疾鳴，帶兵的兩個哨官因為離着套口還有一二十丈遠，正在招呼着兩哨軍兵，拉開軍伍下牲口往山口外闖，更指揮着這兩個把總，往套口內東西石崗崖頭上爬升上去，叫他們領率兩隊箭手，守住這面兩邊的高坡一帶，可是才有十幾匹牲口到了東邊的高坡上面，軍兵們提着弓箭刀槍，才往山道這面集合之下，猛然在東邊山崖旁幾棵大樹的樹帽子內，唰唰的連聲暴響，全是碗口大的石頭，從樹帽子裏砸下來，剎那間就有四五匹牲口被砸傷，這一來這幾匹牲口驚竄之下，就把這一帶全擾亂得軍兵們呼號叫罵，互相閃避；牲口被砸的太重，軍兵們雖則全是操練出來的馬隊，可是猝不及防之下，想攔截這種牲口，那會抓的住，這一個老龍套口內八十多匹馬，被受傷的牲口就全擾亂得亂了營，帶隊的哨官一看這種情形，樹上分明有人，用石塊暗算，哨官們立刻喝令軍兵往西撤，招呼軍兵們手底下勒住牲口，不要再堵截驚馬，只管躲避；叫箭手亂箭齊發，往山崖前大樹帽子上攢射，這時這六七匹驚竄的牲口，有的向來路上猛撞過去，有兩匹向套口這邊瘋狂一般竄來，此時箭手們雖則在哨官指揮之下，二十多張弓箭像雨點一般射過去，只有那幾棵大樹的樹帽子遭了殃，枝葉紛飛，箭頭子射在山崖上面，劈叭的暴響着，烟塵湧起，可是任什麼沒有，那還有發石塊人的蹤

跡。

此時這個鐵棍無敵楊大荒往老龍套口內一縱身，兩匹驚竄的牲口，已經先後到了套口這裏，牲口是受了重傷，套口這邊雖有人擋着，牲口是照樣的往上撞，頭裏一匹白馬，馬脖子上已經染成紅的，唏噓長嘶着，四足猛一登牲口的前半身仰起來，用兩隻前蹄照着楊大荒停身處撲過來，楊大荒單手握著鐵棍，身形也是剛一停，口中喊聲：「畜生也敢倚官仗勢。」喊聲中，這條鐵棍也是用足了力量，叭喳一聲，正兜在頭裏這匹白馬的頭上，砸的血花竄起好幾尺高來，牲口是應棍倒在套口當中。

後邊那匹牲口也過來，似乎有些要免避着前面鮮血淋漓的死馬，可是楊大荒身形微往東一閃，這條鐵棍猛往外一抖，唰喳唰，斜掃在第二匹牲口的兩條前腿上，這一棍就全打折了，牲口兩次受傷，往套口旁倒去，只掙扎了幾下，立刻死在套口邊。

這時楊大荒把帶着血的鐵棍一提，往前前一橫，真像凶神附體，抖丹田高聲喊道：「你們大隊的馬騾子，往黑旗營這個地方想作點什麼？任憑你是幹什麼的，也得跟老爺子講明白了，我黑旗營是一羣安善良民，不招災，不惹禍，無原無故想殺害我們，瞎了眼的東西們，有老爺子在，這個套口就不准擅自往前闖，這兩匹瘋馬就是榜樣，不信咱們就招呼一下子。」

此時帶隊的一箇哨官，名叫劉開甲，他已經阻止箭手不再往那幾棵大樹上射了，此時忽然發現一個鄉下老頭子提着一條棍，在套口一現身，就把兩匹驚竄的牲口全打死在棍下，哨官和軍兵們全驚呼失聲，這種牲口有多大力量也攔不住，這個人手底下竟這麼快，哨官已經知道這就是黑旗營的匪類了，立刻喝令軍兵預備，幾個把總已經把軍兵們一隊隊的調動好了，分成四隊。

哨官劉開甲，站在兩邊的高坡上，提着一口腰刀，用刀向套口這邊一指，厲聲招呼道：「你這個目無國法的反叛，你好大的胆，老爺的駐防口北長勝營吳營官的麾下，奉令查辦黑旗營，你是什麼人，敢提着凶器，砸死我兩匹牲口，還敢說這些瘋言瘋語，你長了幾個腦袋，不把凶器放下，趕緊滾過來，老爺還許恩典你，敢再胡言亂語，你是不要命了，黑旗營是你爲首麼？」楊大荒冷笑一聲道：「狗官，你不用跟老爺子耀武揚威，我們指天吃飯，賴地穿衣的老百姓，不欠官糧，不欠私債，你憑什麼查辦我們，你就是皇上，也得說理。」這個哨官劉開甲聽得套口外，還是一片喊殺的聲音，他立刻把手中的刀一舉，向軍兵們一揮刀，高喊着：「把這個反叛先給我拿下來。」哨官劉開甲這一下令動手，軍兵們是早預備好了，嚮嚮的弓弦響處，立刻三四條箭全向鐵棍無敵楊大荒身上射來，更有十幾名軍兵舞着斬馬刀砍刀，口中在高喊着：「好反叛，不探下傢伙，要

你的命。」

可是楊大荒早提防到他們冷不防的下手，這個哨官劉開甲一舉腰刀，楊大荒把這條鐵棍已然舞動，三四支箭，全被鐵棍磕飛，撲過來這七八名軍兵，真也夠凶猛的，斬馬刀是刀身雪亮，一撲到近前，三四口刀齊往楊大荒身上砍來，有的刀奔肩臂，有的刀往下面橫掃，楊大荒身形微往後一撤，左手一抄棍的前把，身形往下一矮，棍花翻轉，叮噠的一片響聲，夾雜着哎呀怪叫的聲音，斬馬刀被磕飛了三口，砍刀也被崩出去兩口，後面的軍兵不只於不敢往上攻，反得亂竄着躲這幾口飛起來的利刃。

動手之下，楊大荒他可是決不肯用鐵棍真個的照着軍兵身上招呼，只把他們刀磕出了手，碎碎的一連就被踹翻了三名軍兵，這時那個哨官劉開甲一看這種情形，這個匪徒過分凶猛，軍兵歎不進身去，反帶傷，往回下退，他立刻招呼身旁一名帶弓箭手的把總，响號角，叫弓箭手一齊開弓放箭，更傳令後面的軍兵，齊往套口外撲，這個劉開甲，他此時就仗着人多勢衆，號角剛響了頭一聲，第二聲還沒吹起，楊大荒立刻一聲長嘯，把這條鐵棍往起一掄，圍着自己的身形，上下盤旋疾轉，此時可有八名軍兵，已經全被扣填弦，照着楊大荒的身上攢射，可是楊大荒應變迅速，這條鐵棍裹了全身，把這十幾支箭磕得滿天亂飛。

楊大荒在高聲暴喊之下，一個猛虎出洞式身形微俯，鐵棍隨着身形往前進的式子，一個盤花蓋頂，竟是往西邊山坡上撲上來，這個哨官劉開甲身旁，這隊官兵見匪徒竟是這麼凶猛，趕緊的掄刀向前猛撲，想阻擋住楊大荒，此時軍兵們誰搶在頭裏誰遭殃，鐵棍到處，軍兵們手中的刀槍立刻飛起半天，楊大荒在軍兵一亂之下，往上再一聳身，已經到了這個哨官劉開甲的面前，劉開甲啊的一聲驚呼，他用手中的腰刀，照着楊大荒猛砍時，楊大荒往他面前一上步，左掌猛往外一抖，橫着向上一撩，竟崩在哨官劉開甲的腕骨上，刀出了手。

五 退官兵活閻王三次鏢羽

劉開甲轉身想往山坡上逃時，楊大荒右手這條鐵棍向外一抖，把附近的軍兵一棍就掃躺下三四個，嘆的一把把這個哨官劉開甲背後的衣服抓住，跟着把這條鐵棍往起一揚，高聲喝喊：「不要命的只管向前來，老子先殺了這個狗官，再收拾你們。」楊大荒不過是這麼威脅，他此時抓住了這個哨官劉開甲，往前猛一縱身，向西邊這片石崗子上竄過來，這個劉開甲，身軀被楊大荒拖得兩腿兩腳全受了傷，楊大荒把劉開甲往西帶出兩三丈來，一抖手，把這個哨官劉開甲拋在山崗子上面，一轉身，把這條鐵棍的虎頭往

劉開甲的身上一橫，高聲向山道東面的這幾十名軍兵喝喊道：「敢放冷箭，老子先把這個狗官砸個骨斷筋折，老爺子是好百姓，決不是殺人放火的強盜，你們還想要這個狗官的命，隊伍給我往南撤，弓箭手把弓箭全得拋在山道上，敢違背老爺子命令的，我只好拿這個狗官抵命了。」

這一來，真把這兩哨官兵威脅住，他們真個不敢再開弓放箭了，這個哨官劉開甲，他是駐防口北長勝營的紅人，連駐防口北的統領全十分賞識他，現在他領率的這兩哨人馬，那敢不顧他死活來對付黑旗營的匪黨，此時鐵棍無敵楊大荒，把哨官劉開甲從坡上夾起來，提着鐵棍嗖嗖的一連幾個縱身，竄上了老龍套口的高崗，此時前面雖則依然動着手，可是只是活閻王金兆慶跟周起鳳兩人了，懷來縣的一般捕快們差不多個個帶傷，楊大荒一看所有黑旗營的壯丁大部份退出北山口，此時正是飛虎黃謙父子二人，絆住了活閻王金兆慶跟周起鳳，不叫他兩人再脫身，卜雷這個時候已經得到了信息他撤身退出北山口，可是在把大班頭袁秀峯踹出去之後，反被袁秀峯一鏢打傷，袁秀峯已經拚命逃進黑旗營北山口，此時山口兩旁的草房已在燃燒着，最後所留的十幾名壯丁，已經如飛的退到山口兩旁等待着最後的命令。

楊大荒此時在山崗上看到眼前的情形，完全照着自己的指揮作到了，此時他在這片

崗頭上撮唇連打胡哨，這正是最後的命令，十幾名壯丁把貼近北山口兩旁草房，籬笆院附近，所預備的現成的乾柴乾草，一摞一摞的全抗起來，如飛的撲奔山口，把這些乾柴乾草捆往山口這裏堆集，壯漢們往返一連兩次，山口這裏已經堆起差不多有六七尺高的木柴乾草，所有壯漢們全翻過山口，立刻把這乾柴堆放火燒起，此時活閻王金兆慶跟周起鳳已經是力盡筋疲，多麼健壯的漢子，也禁不住這種車輪戰法，不過這個金兆慶也真夠厲害的，他是至死不退，可是自己所調來的官兵一到老龍套口，耳中聽到號角齊鳴，人喊馬嘶，援兵已到，分明是就可以闖出老龍套口，可是先前最厲害的勁敵忽然撤走，自己眼前換來這兩個匪徒，雖則現在手中所使用的傢伙，跟夜間黑松崗南梨樹坡北，所遇到的那幾個敵人不一樣，可是這個身形矮小的莊稼人，一點不差，就是那個使棍棒的，金兆慶就知道自己這次非得落個完全失敗到底不可了。

果然老龍套口內一片喊殺聲起後，跟着聲息寂然，此時黑旗營前動手的一般壯漢們，到現在退乾淨了，全出了北山口，兩邊他們所住的草房自行放火焚燒，北山口那裏更堆起一人多高的柴草了，火燄湧起，剎那間連山口全看不見了，此時飛虎黃謙虛點一招，聳身一縱向北竄出去，小三子更是不用打招呼，他把手中這把鋤頭，一個盤旋橫掃把周起鳳逼得往南倒退，小三子往北一縱身他把鋤頭往肩頭上一抗，身形往下一落，斜

偏着身子，向周起鳳招呼道：「老鄉，你已經嘗夠了小爺爺的厲害，心不甘服，山口外等你。」飛虎黃謙此時身形緊縱，撲山口西邊那片小山頭，輕登巧縱，眨眼間已經到了上面，小三子是跟踪而上，他可是撲奔東邊，也翻上了山頭，此時山口外楊大荒的兩個兒子振田，振業，督率黑旗營的壯丁，完全退上山頭，他們已經由鐵胳膊張五跟下雷，帶領着由頭裏退下來，撲奔剪子峪。

這小弟兒兩人因為黑旗營內只騰了梨樹坡黃家父子，跟爹爹楊大荒，他們恐怕這三人有失閃，所以在山口火起之後，十幾名最後退出來的莊丁，也就翻上山去，小弟兒正在張望着，黃謙父子，已然撤出來，楊振田趕忙的向黃謙招呼：「黃老伯，我爹爹怎麼還不退出來？」黃謙在烟霧迷漫的山頭上向楊振田一揮手，招呼道：「小莊主，只管照顧着弟兄們，趕緊奔剪子峪，這裏沒你們事了。」楊振田揚振業聽到飛虎黃謙的話，知道一切事全託照着預定的計劃完全作到，這弟兄兩人立刻帶領着最後撤下來的壯丁，翻山越嶺逃奔剪子峪。

這裏飛虎黃謙翻上山頭之後，那個活閻王金兆慶，他焉肯甘心，周起鳳可實在不成，氣喘吁吁筋疲力盡，可是金兆慶，提着砍山刀仍然向山口的西邊撲過來，黃謙在小山頭上看到這個惡魔，真個兒胆大包身，在這種情形下，他依然是緊追不捨，黃謙在山

頭上高聲喊道：「金兆慶，你這個披着人皮的禽獸，現在不要你這條狗命，老子們是另有打算，你真個是自己找死，那可怨不得我們手底下無情，打發了你吧。」金兆慶此時臉上流着汗，那份凶惡的面貌，此時越發的像惡鬼一般，他身形已經到了山口的西邊，離着這個小山頭還有六七丈遠，他也在辨別着上面的情形，聽到了黃謙發話，他把身形略一停，把砍山刀往面前一橫，高聲喝道：「萬惡的反叛們，金老爺就不信你們會逃出手去，金老爺今天跟你們拼了骨，你們休想再逃出手去。」他剛要縱身往小山頭上撲時，鐵棍無敵楊大荒在老龍套口山崗上面看得真切，認為時候已到，自己不便再遲延，把這個哨官劉開甲往崗頭上一放，向套口內大隊的官兵高聲喝道：「老爺又跟你們這羣東西無怨無仇，你們要仗着人多追趕老爺子，定然殺你們個片甲不回，叫你們嘗到了老爺子這條鐵棍厲害。」楊大荒話一落聲，一聳身從崗頭上竄下來，裏面的軍兵們先得忙着救他們哨官劉開甲，此時可不能立時追趕出來。

楊大荒身形施展開，倏起倏落，一直的撲奔山口西邊，眨眼間已經離着活閻王金兆慶背後只有三四丈遠了，楊大荒一聲暴喊：「金兆慶，你還想往那裏去，接傢伙吧。」楊大荒身形往起一縱，這條鐵棍隨着掄起，往金兆慶的身邊一落，泰山壓頂，鐵棍照着活閻王金兆慶砸下來，金兆慶在暴怒之下，只顧着向山頭上的飛虎黃謙叫罵，楊大荒還

是先發喊聲，後撲過來的，可是人隨聲到，活閻王金兆慶趕忙一翻身，鐵棍帶着風聲砸下來，楊大荒是安心在最後和他分手之下，給他個警戒，金兆慶一閃身之下，鐵棍已然砰的一聲砸在石坡上面，這條鐵棍砸得碎石紛飛，金兆慶身形一閃出去，他斜身甩刀，鳳凰單展翅式，這一刀照着鐵棍無敵楊大荒的左膀上斜砍過來。

楊大荒是安心誰他這一招，這是必然的勢子，這一刀砍過來，活閻王金兆慶，這口刀上也用足了力量，可是楊大荒容他刀砍過來，身軀微往左斜轉，左手用力的一帶鐵棍的左把，往起一抖，漁夫搬罾式，噹的一聲，正崩在活閻王金兆慶這口砍山刀上，這次楊大荒是用了十分力量，噹哪一聲，這口砍山刀被崩出手，活閻王金兆慶手掌被震得像火燒一般，一咬牙，擰身一縱，這個亡命徒他不到了最後的一剎那，決不肯甘休，身形縱出去，他依然伸手抓暗器，可是鐵棍無敵楊大荒身形不停，一連幾個縱身已經翻上小山頭的半腰，身形略停，一反身向下高聲招呼道：「金兆慶，你收着你的暗器吧，老子知道你仗着背後的靠山，有人有勢，你要在關東口北顯顯威風，金兆慶，老子今天既敢動了你，就敢接你到底，有什麼手段只管施展，老子在東三省境內，隨時隨地聽你的招呼，現在恕老子不陪了。」楊大荒跟着一翻身竄上了小山頭。

活閻王金兆慶他把抓暗器的手縮回來，抬着頭向上招呼道：「叛徒，你真是吃了熊

心豹胆，敢這麼對付金老爺，現在雖則仗着人多勢衆，金老爺落了下風，可是你們這羣反叛們終歸是難逃法網，老賊你怎麼告訴金老爺真名實姓呢？」楊大荒站在小山頭上，哈哈一笑道：「金兆慶你不用脂油膩了心，老爺子這一輩子完全走的正大光明道路，有什麼不敢告訴你真名實姓，無奈你這個下流的東西，算不得闖江湖的好朋友了，你倚仗着贓官的勢力，造因作惡，更要造成了無邊的罪孽，像你這種東西，老爺子犯不上把真名實姓告訴你，金兆慶，到了你惡貫滿盈之時，老爺子必叫你我知道我是何如人？」金兆慶冷笑一聲道：「金老爺量你也不敢在我面前說真名實姓，金老爺從北京城再回來之時，也就是你這羣反叛覆滅之時。」楊大荒在山頭上哈哈一笑道：「金兆慶你有什麼陰謀手段只管施展，老子們一定接着你們的，和你再會面時，咱們也就分出生死存亡來了，再會了。」楊大荒反身一縱離開山頭。

飛虎黃謙在楊大荒一上來，他已經躍身閃開，此時楊大荒把話交待完，往山頭後面一縱身，明着是走了，可是楊大荒向黃謙一動手，兩人湊在一處，借着山頭上面林木掩蔽着身軀，仍然要看下面的動靜，此時老龍套口內的兩哨官兵，已經全沖出套口，往這邊撲過來，黑旗營山口這裏雖則放火燒斷了道路，不過是阻擋一時，官兵這麼多，仍然是可以把路開通，可是這個金兆慶他怒目橫眉往山頭望了望，把槍那口砍山刀檢

起，却縱身退回去，迎着大隊的官兵一舉手，他卻阻止官兵不叫再往前進，隱約的聽到這個金兆慶跟帶兵官說：「反叛們已然逃出手去，再追出去也沒用了，叫這兩哨人馬立時回營，自己也要回北京城，請求那中堂多派能人，再到關東口北，會合東三省的官家，非把這羣反叛一網打淨不可。」這兩哨官兵立刻真個的把隊伍完全撤回去，金兆慶向那個力盡筋疲的周起鳳，縱懷來縣一般受傷的捕快們，狼狽的往老龍套口退去。

飛虎黃謙此時湊到楊大荒身邊，下面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楊大荒提着鐵棍冷笑着問黃謙道：「黃老師，這羣東西真個的知難而退了。」黃謙也冷笑一聲道：「楊老師你認為金兆慶真個的就回北京城麼，我認爲他未必肯走，別看他連番遭到失敗之下，他的勢力依然在，我看他恐怕還有陰謀，黑旗營這裏還有他們北京城下來的人全沒露面，懷來縣的捕快袁秀峯，逃出老龍套口麼？」鐵棍無敵楊大荒哈哈一笑道：「黃老師傅，你能這麼看，你認定了他不肯善罷甘休，決不罷就這麼放手，不錯，我也這麼想，要叫我看活閻王金兆慶這種情形，恐怕他發動的情形，比我們想的還快，我們現在絲毫不能鬆懈，要趕緊的闖出十八盤嶺，才算是暫保安全，或者就許走不脫，可是黃老師我這黑旗營是連根拔了，現在你們帶兩個，雖則手中換了傢伙，變了裝束，可是眼前這一般人，全是幹什麼的，我們可得明白，恐怕他們早已認出你們父子二人，梨樹坡有十二分的危

險，你應該趕緊的趕回去，把梨樹坡所有的弟兄們，全散一下子，光棍不鬥勢，懷滾懸這羣捕快，你就擔不過去，我們有許多地方不能夠放開手去作，黃師傅，你就趕緊趕回梨樹坡，這裏的事我楊大荒尚可以對付他們。」

說着話小三子從東邊山頭上退下來，翻到西山頭上，向楊大荒跟爹爹黃謙招呼了聲立刻湊到近前說道：「二位老人家，怎麼還不走？」楊大荒道：「老賢姪真是英雄出在少年，老賢姪有這身本領，真比你兩個廢物的弟弟強多了，我這正在跟黃老爺商量着，你們爺兩個應該立刻趕回梨樹坡，提防着懷滾懸的官人們，要二次尋你們的晦氣。」小三子趕忙答道：「楊老伯，你的吩咐不算多慮，不過我們爺兩個，從來是躲避着這一帶的官人，現在我們只要不回梨樹坡，他們抓不着憑據，也不能把我們梨樹坡的一般弟兄怎樣了，二位老人家可注意到懷滾懸那個大班頭袁秀峯，他從山口再退進來，分明貼着西邊山根下往山坡後面逃去的，可是他往西邊逃過去，身形隱藏後，再也沒見他出來，山口內所有的敵人已顯退淨，這個東西的蹤跡不見，恐怕另有陰謀。」飛虎黃謙跟楊大荒全點點頭，可是楊大荒說道：「現在你們爺兩個無論如何，也得回梨樹坡走一遭，此時我們和這一般惡黨們週旋，只能暗中對付，官家的勢力，不是我們力量能拚得過的，無論如何不能吃這個虧。」

六 亂松林山主營東

小三子却搶着答道：「楊老伯既然這麼慎重，我們爺兩個焉能對梨樹坡所有的弟兄們不關心，我想請我爹爹，趕回梨樹坡查看一下，小姪回去一點也沒有，小姪愿意隨着楊老伯趕奔十八盤嶺，和這股敵人再作週旋。」飛虎黃謙向楊大荒道：「也好，就這麼辦，一俟我回梨樹坡稍作安詳，提防意外，並且我也可以把這一帶路上的情形暗中查看一下，活閻王金兆慶，究竟還有什麼陰謀詭計，只要得到了重要的信息，必要趕緊的翻回來，給你們報信。」楊大荒點點頭道：「很好，應該這麼辦，我認爲敵人既然始終不肯放手，我們也應該跟他作澈底的週旋，他能跟綴我們，我們就不能跟綴他們麼？黃老師不要耽擱，咱們就此分手，你多辛苦吧。」飛虎黃謙口中答了聲「彼此。」跟着一擰身從山頭上面往西竄出去，飛虎黃謙他是不走老龍套口，縱躍如飛，從這片山頭上面斜撲西南，黃謙是單走一條道路，他從老龍套口的西邊要越過流沙澗，越過女兒峯，奔西邊的五雲嶺，從西邊山的牛頭崖那裏繞過去，完全從邊山走，既可查看山裏，更可照顧着驛路，和往西去的荒村野鎮。黃謙回轉梨樹坡，暫且按下他這裏不提。

且說鐵棍無敵楊大荒，帶着小三子，從東邊小山頭上退下來，一直的往北追下來，

翻山越嶺，小三子跟楊大荒仍然是把形迹隱密着，因為現在對於這羣官人很有可疑的地方，楊大荒他也認為活閻王金兆慶，在黑旗營和自己較量之下，他確實不是自己的對手，不過在最後看到這個金兆慶，他在當場慘敗之下，可是他仍然要以死力拚，決不肯認敗服輸，若不是最後，自己用鐵棍把他的砍山刀崩出了手，他非要追上山頭不可，這個惡魔，他有些抱定了不死不休，這種人最難對付，所以楊大荒知道不止於十八盤嶺要有極大的阻攔，就是越過十八盤嶺去，入了山西境，一樣的危險，因為他這種勢力，是從那中堂那裏發動，他簡直是站着的皇上，各省的督撫，不為他所用的有幾人，他的死黨們就是追不到，可是各省督撫，只要得到信息的，也要發動他所有的力量，來捕拿顧庸方父子歸案，所以楊大荒黑旗營雖則僥倖得手，又是絲毫不敢抱樂觀，因為最後阻擋老龍套內的官兵，已經就攔了很大時候，所以最後一隊已經走的很遠，所預定的在剪子峪集合。

這個地方，在黑旗營的東北，離着黑旗營有二十幾里地，從黑旗營到十八盤嶺，這條道，並不是官道，離開驛路，這條道完全在山裏邊，可是有一條平坦的山道連車馬全能走，隨着山勢開出來的道路，所以這種道不時的彎轉，按着距離的里數，不過二十五里，可是真走起來，却要走許多冤枉路，可是黑旗營所退下來的人，分兩隊完全是翻山

走，現在楊大荒跟小三子，離開了黑旗營已遠，這爺兩個全是時時的掩蔽着身形，因為是從山頭上走，完全走的是沒有人跡的地方，全把輕身術施展出來，楊大荒跟小三子也是第一次見面，不過小三子是個極聰明靈俐的少年，他生長在這種行俠作義的人家，飛虎黃謙更是常帶着他出去在江湖上闖練，有的時候小三子真比爹爹黃謙還能應付事，只不過少年有時候不能收斂火性，所以飛虎黃謙時時不敢撒手，小三子倒還肯聽話，自己雖則不時的單獨的出去，可是不隨在父親身邊，決不敢伸手多管閒事，不過對於黑旗營這裏，不時聽到爹爹口中流露出來，也是白山劍客的門下効力人，可是好多年來素無來往，爹爹每一提到這個地方，自己只要一追問，爹爹趕緊用別的話岔開，小三子越發留了心。

黑旗營這裏他已經到過多次，像楊大荒，下雷，鐵胳膊張五這般人，小三子已經全看出，一點不差，是風塵中人物，只不過沒說過話，這次爲了御史顧庸方大人，這位埋名隱姓的老英雄，竟是露了本來面目，小三子十分驚心，因為楊大荒這一身本領，自己和爹爹飛虎黃謙跟他比起來可差得多，小三子故意的找了這個機會，追隨在鐵棍無敵楊大荒的身邊，現在走的完全是山頭上，小三子把正夜的勞累完全忘了，他把自己的一身輕身術盡量的施展出來；小三子並不是在楊大荒面前故意賣弄本領，他是想趁這個機

會，叫這位老前輩他也不得不施展施展他的輕身術，自己可以學學高招，長長見識，這也是這個小三子知道上進，有雄心，有壯志，個人雖然已經學會一身本領，不驕不狂，遇到了有真功夫的人，變着法子想討教學高招，楊大荒這種久歷風塵的英雄，他那裏看不出來，小三子這種用意，楊大荒一路上往前翻山越嶺，雖則是不能不施展着輕身術，可是不即不離，決不任意的賣弄，此時已經過了西橫崗子，離開黑旗營已經出來一半路，距離着剪子峪沒有多遠了，也就還有四五里左右。

小三子正隨着楊大荒翻上一段高崗，往前望了望，仍然看不見前面的人影，小三子向楊大荒道：「伯伯，他們走的真快，到現在還沒追上他們後隊。」楊大荒道：「這個山勢你還看不出來麼？只要離開一箭地，就無法查看過去人的踪跡。」小三子道：「伯伯，離着剪子峪還有多遠？這條路小姪不大熟，前二年我只走過一兩次，還是騎着牲口從正式小道上走的，現在從山頭上翻過來，我簡直的迷了方向。」楊大荒道：「沒有多遠了，離着剪子峪也不過四五里左右，你看過去前面這個小山頭，那一帶名叫青松崗，在這裏隱約的可以看到那裏綠森森的一片濃蔭，把一個山頭全佈滿了，慢說是只有幾十個人，就是有幾百人在青松崗一帶也全能把蹤跡隱去，你看日到中天時已近午，我們緊趕這段路，因為叫他們剪子峪停留不要過中午，顧大人的女公子跟那位陸老師秦老師

傳，一定在剪子峪附近等待。現在的情形跟夜間我們所計劃的不同了，闖十八盤嶺，必須在夜間這白天還有半天的工夫，必叫他們把踪跡完全隱去才好，現在我想起了一個地方可以投奔，咱們趕緊走。」小三子不敢向楊大荒追問，想叫顧倩娥秦佩陸萬川投奔什麼地方，這爺兩個立刻從這個小山崗子翻下來，一直撲奔前面青松崗，小三子遠遠的望到這片青松崗，完全把這一帶西山頭，好像南北隔斷開，上面完全長的是蒼松翠柏，往西去大約可以通到邊山，往北去不知這片林子有多遠，不往東翻下山道，就得穿林而行。鐵棍無敵楊大荒頭一個進了這片松柏林，小三子是跟踪而上。

楊大荒剛一進樹林子，正要往東穿着樹隙向北轉，因為樹林子裏並沒有正式的道路，只有揀着樹木稀疎的地方過去，楊大荒身形倏然往回一撤，往偏着西邊一株合圍的大樹幹後一轉身軀貼在那不動，更向小三子一揮手示意他，不叫小三子再往前進，小三子十分警覺的，一聳身也躍到一棵大樹後，把身形掩蔽起，也是擬着頭的往東看，這時楊大荒忽然貼着樹幹，往西一現身，向北竄出去，已經越過四五棵大樹，身形一停，是仍然隱蔽在樹幹後，向前張望，小三子見楊大荒這種動作，知道東邊發現人跡，自己把身形一矮，鹿伏鶴行，往西邊又竄出兩三丈來，從一棵棵的粗可合圍的大樹後往北轉，小三子想只要人在東邊，這種大樹林子裏縹老伯發現可疑的情形，決不會遠了，因為過

遠的地方，他決不會看到，自己從西邊緊往北撲過來，正好堵截，小三子身形極快，動作敏捷，嗖嗖的一連幾個縱身，他已經往北出來有六七丈，越過十幾棵大樹，剛到了古柏後面，眼中看到前面第四棵大樹後人影一擺，往西竄出去，小三子目光雖則銳利，可是也辨不真切這人的面貌，因為這片松柏林，樹木太多，濃蔭佈滿，只仗着幾處樹木稀疏的地方，從樹帽子上透進些光來，這還仗着近中午的時候，日到中天，陽光直往下射，若是太陽偏東偏西，樹林子裏越發黑暗了，小三子往右一擰身，斜着往西緊竄過來，身形起落全是往大樹幹後面緊貼，爲是掩蔽着身形，小三子一連兩個縱身，往西又出來三四丈遠，繞着大樹往北撲，此時楊大荒也從東邊繞着一排一排的大樹轉過來，大約他也發現那條人影是往西北竄過來。

此時楊大荒看見了小三子正往一棵大樹後一落，探頭往北張望，楊大荒口中噓的輕吹了一下，向小三子打招呼，小三子趕緊的用手向西北一指，更向東一揮手，示意楊大荒叫他由北往東圍着堵截，小三子可是身形不停，從西北轉過來，此時耳中聽得偏着北邊不遠，樹下的野草喇喇的響動，小三子越發腳底加快，從大樹林中左旋右轉，一直的往北撲過來，這時眼中忽然看到前面樹隙中，似乎有一個穿着短衣人，剛往西一轉，身形一閃，倏然又撤回去，就在同時聽得往北去，兩三丈外偏着東邊，楊大荒已經發話

道：「什麼人？在樹林中鬼鬼祟祟，不想快站住，你是找死了。」小三子聽到揚大荒的喊聲，知道他已經在西北那邊堵截住，爺兩個全是從南邊闖過來，樹林中隱藏的人決不敢往南逃，小三子一俯身，斜往西北一連就越過六七棵大樹來，無奈附近一帶樹木太多，你就是望到了這個人的影子，他很快的又能逃開。

小三子猛然往起一聳身，抓住了一棵古柏的樹杈子，身形一翻，全身已經到了樹杈子上面，小三子這種打算，倒是真好，自己隱身在樹帽子內，樹林中這個人他只要在附近這十幾棵大樹出現，逃不開自己的眼底，小三子身形剛伏好，他是臉向着東北，因為知道這個人是從東北這邊竄過來，突然覺得這棵大樹帽子竟是晃動，小三子心驚之下，他趕緊的雙手抓住樹杈子一挺身，這種地方是不能動手，自己先得預備往下退的勢子，上半身剛挺起，背後的樹杈子噠噠連聲響，樹帽子越發晃的厲害，小三子一回過身來左手抓着一根較高的樹杈子，右手往衣裳的底下一探，抓桿棒的套環，這時噠噠一聲，偏着左側，數尺外的樹杈子折斷下去，小三子知道分明是有人也上了樹，把樹杈子蹬斷了，小三子在開口罵道：「好賊崽子，你找死。」這個死字沒落聲，突然從自己背後探過一隻手來，往自己的臉上一按，鼻子已被堵住，口一張竟被塞進一個紙團子，小三子仗着左手抓住高處的樹杈子，往起一挺身，腰中圓的桿棒，總得兩手往下退，現在一隻

手剛把桿棒的活扭退下來，再掙扎時，這隻手已經撤去，小三子急怒之下，嘆的一口，把口中堵的東西吐出去，可是左手仍然不敢撒手，用力一甩桿棒，從腰間退出來，口中可在罵：「賊崽子」，這條桿棒用力的向身後甩去，可是這種地方這種傢伙，無法使用，桿棒向外一抖，完全兜在身邊附近的樹杈樹枝上，喇啦的枝葉紛飛，可是就在小三子往東轉身的一剎那間，叭的一下，後腦上被打了一下，耳中聽到更有人喝叱「該打」。此時鐵棍無敵楊大荒從東邊緊撲過來，他已經聽到了小三子的喊聲，身形撲到近前，抬頭喝問道：「小三子你怎麼翻上樹去。」小三子弄得羞慚滿面，他此時只好一飄身，落到樹下，因為口中被人塞進了紙團子，雖是很快的吐出來，可是落到樹下，依然一陣惡心，連嘔了兩口，楊大荒看到他這種情形，連忙問道：「小三子，你可是跟林中隱藏的這人接觸了麼？他逃向那裏，可看出這人的面貌麼？」

小三子氣喘吁吁向楊大荒道：「老伯，不要問了，我栽了跟斗，說出來把人羞死，這個人現在真不明白他是什麼用意。」小三子遂把方才的情形毫不隱瞞說與楊大荒，楊大荒一聽小三子所遇到的情形，不禁嘆了一聲道：「有這種事，這種情形分明並無敵意，小三子你想一想，這不是很顯然麼，真若是對付我們的敵人，恐怕此時你已遭毒手了吧。」小三子紅着臉點點頭道：「老伯說的不差，我想着也是的這種情形，這個傢伙

很有戲弄我之意。」楊大荒微微一笑道：「賢姪，既知道不是敵人，口頭上可要謹慎了，你口中所吐出的既是個紙團子，怎麼樹下沒有。」小三子道：「大的樹帽子上枝葉太密，落在上面沒墜下來，我到上面把他找下來。」小三子這時趕緊把桿棒重新圍在腰間，一個旱地拔葱，聳身躍起，輕輕一翻，身軀到了樹帽子內，可是楊大荒看到一個白紙團子從樹上落下來伸手接住，向上面招呼道：「小三子，紙團已經掉下來，你下來吧。」小三子又落到樹下，楊大荒此時已把紙團子，慢慢的舒展開，小三子也湊到近前，果然這個紙團子上有兩行字跡，墨迹猶新，似乎寫了不久，只見上面寫着：「強敵再接再厲，以惡勢力威脅我等，今夜無論如何，必須越過十八盤嶺，倘被邀截，五更不能渡過十八盤嶺，只有迅行退回口北，敵黨已用軍機處之勢力調動三營兵馬馳赴十八盤嶺，幸而事先得到此種密謀，處處予以阻礙，不到五更左右不能到達十八盤嶺，我等必須與惡勢力作殊死之周旋，日落前不可叫敵人發現逃人之踪跡，可迅偕逃人至東嶺，小三台野狐嶺下暫避半日。」下面寫着白山山主四個字。

七 阻難叢生走訪野狐嶺

小三子念過幾年書，楊大荒叫小三子仔細看了看，這是白山劍客傳來的手諭，小三

子看過之後，楊大荒把這張字帖接過去從囊中取出千里火，攪着了把這張字帖燒掉，此時楊大荒臉上現出怒容，雙眉緊皺，在收拾着千里火的工夫，情形是在思索着什麼事，小三子知道眼前的事，是一步比一步得難應付，眼前危險正多，這場事不知道要有多少人毀在裏面，現在最叫人憤恨不平的，是自己這般人從一伸手就受牽掣，只許他們狠心辣手的來對付自己這般人，可是這般人始終不敢放開手殺他們，雖則在武力上佔了上風，可是陰謀和惡勢力，是無法消滅，這種情形分明是要從九死一生中掙扎出去，看白山劍客指示的情形，也有顧忌，他就沒說出十八盤嶺無論如何，得闖過去，不成時只好退回來，另求生路，小三子真有些憤恨不平了，不過看到楊大荒臉上的神色，自己不敢多攪言。

楊大荒向小三子道：「小三子，事情連我全沒看到這麼扎手，黑旗營他們佔了這麼大的上風，依然不能逃出這般惡魔之手，現在連我全摸不清是不是連顧大人也沒逃過十八盤嶺？那麼先前所得到的報告，不確了，咱們趕緊走，起奔剪子峪，略微佈置，立刻得趕奔小三台飛狐嶺。」小三子道：「這個地方太生，山主這麼指示，一定是自己人，老伯可有個耳聞？」楊大荒道：「我只知道有這麼個地名，並沒到過，那裏的人大約不會認識，方才這個送信的人，不過看到他個背影，決不是山主本人。」小三子道：「我

也這麼想，首領對於我這個門下的晚輩，決不會用這種戲弄的手段，那麼我們趕緊走吧，別再耽擱誤事。」楊大荒帶着小三子，穿過這片青松崗，一連又翻過兩處山頭，已經離着剪子峪沒有多遠了，剛到了一片山嶺邊，這裏已經有黑旗營的弟兄，潛伏把守，跟着楊振業已經迎了過來，報告所有率領弟兄在這裏的情形。

楊大荒趕忙向振業問道：「陸老師，跟柴守信，金四義他們現在那裏？」楊振業趕忙答道：「爹爹放心，他們安然無恙到了剪子峪，他們已經退到峪口外山坡兩邊小樹林內等候着。」楊大荒道：「很好，你趕緊把張五，卞雷，振領全招呼來，你也跟着過來，我有話吩咐他們。」楊大荒吩咐完，帶着小三子到了西邊一段山崖子這裏樹蔭下，全坐在大青石上等候，不大的工夫，鐵路膊張五，賽李達卞雷，楊振業，楊振田，全到來，楊大荒向卞雷道：「聽說你受了鏢傷，傷處很重，可敷上藥了麼？你不要強自掙扎，弟兄們可以叫他們率領，隨我找個歇息的地方。」卞雷忙答道：「當家的你這是我看了我，這點傷算得了什麼，你知道卞雷從來是不吃這個虧的，我非得等着追兵到來，找那個姓袁的，非得扎他兩刀才甘心，不然我也到懷來縣去找他。」

楊大荒道：「卞雷你只要支持得住很好，現在你可要注意到我們所辦的事，不是爲私人恩怨，現在我們連家全不要了，這麼破死命的和惡勢力週旋，是遵着我們山主的指

示，爲東三省的黎民百姓們爭生，死，安，危，現在這麼多人破死命的來保全姓顧的一家人，也正是爲得要消滅一場刀兵水火之災，所以現在只有保全正個的局面，各人的生死禍福不應該放在心頭，我這麼說，你就明白眼前的事如何重大了，現在我更得到我們山主的指示，十八盤嶺恐怕不容易闖過去，可是要以死力爭，現在我們在剪子峪埋伏，恐怕未必用得上了，回頭必然叫振田告訴你們，此後我們所走的方向和我們投奔的地方，現在時候是中午，到申時一過，你們趕緊把所有的弟兄往北撤，不過越離着十八盤嶺近，越得散開，到黃昏時我們的人全得到十八盤嶺附近，散佈在牛頭崗一帶，聽候臨時的調動，在十八盤嶺的事情不論結果如何，所以，我們黑旗營的弟兄，全要另找安身之處，因爲此後的事，暫時用不着，他們全是我們多年共甘苦的弟兄，決不能叫他們散開，暫時只好由振業振田帶領着，投奔金鷄嶺，何家灣，暫時安身，我楊大荒得時聽從山主的指示，大約這場事不得到結果，我是不能置身事外了，回頭要好好的囑咐弟兄們，此次的事關係太重，叫弟兄們要遵守命令，萬不可妄自行動，事情暫時也只能這樣吩咐你們，我現在得跟柴師傅他們會合，他們所騎的牲口現在全不能用了，就留在峪口外小樹林中，我們走後，你們把這五匹牲口隱藏起來找安全的地方去安置。

鐵胳膊張五答道：「當家的一切事你只管放心，我們決不會誤事的，楊大荒向小三

子道：「咱們應該走了，別叫他們儘是候着。」小三子跟隨楊大荒從這片崖頭上退下來，往東去十幾丈，找到了一條崎嶇的小道，翻下山頭，到了山道內，一直的奔剪子峪，峪口內這種地方全是天生來的那麼險峻，一條狹長的山道兩邊全是高聳起的山頭，尤其是出峪口的那十幾丈只有數尺寬一道深溝形的小道，這種地方真是一個最險惡的所在，這裏若是埋伏上幾個人，就能阻擋住大隊的官兵，不過這般人所應付的事情，不能明目張胆的和官家作對手，這種地方只能利用他修時的囊擊，楊大荒同小三子出了剪子峪口，往東轉過去，這是一帶荒涼的山坡，有一條崎嶇的小道，貼着南面山坡上，是一片荒林野樹，順着山坡，一層層長起來的，往東出來不遠，從一片小樹林後，先飛出一塊小石頭子，落在了山坡上，跟着却是柴守信從樹林裏面竄出來，向楊大荒一打招呼，楊大荒同他一揮手，柴守信仍入樹林中，楊大荒跟小三子，趕緊的轉到樹後，順着山坡上往東走過來，跟柴守信全到一處。

柴守信領着這爺兩個，往山坡上面又翻上四五丈來，陸萬川，金四義，秦佩，顧倩娥全在這裏，大家全迎上前來，他們這幾個人在這裏全等了很大的時候，精神全緩過來，全向楊大荒行着禮，打過招呼，一同到了一排樹後，這裏鋪着一片乾草，是他們這五個人歇息的地方，楊大荒看到眼前只有他們五個人，遂向小三子問道：「賢姪！你說

的黑松崗那位韓老三，他怎麼不見，山頭上可沒有他。」柴守信一旁忙答道：「楊老師傅，這位韓三爺我們見過，他比黑旗營的弟兄們到的還早，跟我們到這裏相差也不過一盞茶時，他因為現在事情一步比一步緊起來，越發的扎手，所以他從剪子峪這裏，趕奔十八盤嶺，探查這一帶道路上的情形，他知道今夜我們無論如何得闖過十八盤嶺，不遇到非常的事，他就不回來，趁着半天的工夫，他可以詳查那一帶的形勢，老師傅，你們爺兩個能夠安然退下來，現在我們才算一塊石頭落了地。」

顧倩娥趕忙向前行着禮道：「楊老伯，你請坐，歇息歇息，難女家門不幸，父兄遭到這種飛災橫禍，逃亡口外，可是竟帶累得老師傅們這班人跟這些惡魔樹敵結怨，我聽說黑旗營住了好多年的老鄉們，全不能立足；為我們這場事弄得流離失所，我父女於心何忍。」

楊大荒趕忙擺擺手道：「姑娘，請你不必說這些客氣話了，論起來我們素昧平生，素不相識，可是我聽說姑娘你也是鐵老師的門徒，你就算我們武林中人，也就知道我們全是何如人了，現在出生入死，救你兄妹和老人家脫險，和這一班惡魔們要爭個生死存亡，以老人家自身的為人，我們也應該伸手，何況事情關係重大，現在不能把你這一家人救出網羅，東三省的黎民百姓，恐怕就要離脫刀兵水火的大劫，可是現在事情毫無把

握，這班惡魔們他們到處能夠用這種惡勢力來威脅我們，現在就是棋錯一步，滿盤全輸，黑旗營隊則微倖得手，可是這一班敵人，他們是越遭到失敗，手段越發的惡辣，此處更不能多停留，現在我已經奉到白山山主的指示，在這半天的工夫，在這一帶不能停留下去，很容易被他們搜索到踪跡，剪子峪這個路口，雖則小有安排，此時看起來恐怕沒有什麼用了，馬匹上有什麼東西，趕緊收拾下來，牲口暫時不能用了，趕緊得隨我們走。」

陸萬川忙問道：「楊老師傅，可是已接到山主的指示麼？」楊大荒道：「不錯，此處不便細談，咱們趕緊走，牲口回頭自有人照顧着，安置在穩妥的地方。」陸萬川，秦佩，顧倩娥趕緊到東邊的一排樹後，把牲口上掛的包裹兵刃全撤下來，揹在身上，柴守信，金四義也各自收拾好，楊大荒告訴小三子，叫他順着大道這段山坡，往高處翻上去，瞭望着南山一帶的各處山頭，只要發現一點警動，趕緊的打招呼。柴守信金四義往北邊山坡下時時掩蔽着身軀，彼此全不離的太遠了，可以互相望到形跡，楊大荒自己領着陸萬川，秦佩，顧倩娥，仍然順着這邊山壁的一半，一直的往東淌下來，楊大荒此時也時時的辨別着方向，查看着前面的形勢。

因爲白山劍客所指示的這個小三台野狐嶺是個極不出名的地方，尤其從這一帶往東

去，沒有正式的道路，這一段山道很是難走，仗着是白天，楊大荒領着這班人，一路縱躍疾馳，一連翻過三四座小山頭，前面才發現一條極狹的小道，好在這一帶樹木叢雜，滿山滿谷全長着一人多高的荊棘野草，這班人分散開，全是十分注意着附近一帶，走了足有一個多時辰，楊大荒向小三子跟柴守信金四義打招呼，叫他們腳底下慢一點，更招呼身後跟隨的顧倩娥等先把身形隱起，楊大荒從一片密林間，縱躍如飛，一個人竄出去，他很快的翻上一道高崗，伏身在上面，查看了半晌，這才向後面噓的輕吹了一下，招呼大家往上猛升。

這班人到了高崗子上，只見眼前是一道大斜坡的山坡，順着這道山坡下去，是一道斜貫西北的山嶺，出去一兩箭地外，山嶺是往南轉過去，在這裏只能看到嶺頭，下面形如一道深谷，樹木叢雜，隱約的看到靠着嶺根下樹林子內，露着草房的一角，柴守信等這班人已經到了楊大荒身邊，楊大荒低聲說道：「如果我記得不差，下面就是我們所投奔的地方，小三台野狐嶺了，但是，我和這裏的人，沒會過面，我們山主更沒指出姓名，你們先在這個高崗子樹林後面等待片刻，我自己先下去，招呼清楚了，免得認錯了地方，反倒多留痕跡，現在的情形，是我們越謹慎越好。」跟着向小三子招呼道：「你跟我一同下去。」楊大荒此時可把自己提的鐵棍遞給了柴守信，他帶着小三子順着崗

頭，一直的往下面這片山谷裏走下來，走到山崗的半腰，已經看清楚，趕情這裏是個小山的山林，大約有二三十戶人家，養着牛羊，在下面一片山林上，放着一羣一羣的鷄，有幾個鄉下人正在山坡前一帶操作着，楊大荒跟小三子順着崗頭往下緊走，離着下面還有兩三丈，在這種地方連楊大荒全不能施展功夫。

剛往前走，忽然從南邊一片崗頭上深草中，唰唰的就是兩塊石塊照着楊大荒跟小三子打過來，這爺兩個趕緊一俯身把石塊躲過去，聽得南邊崗頭上深草中，有人在喝叱着：「幹什麼的，還不趕緊退回去，這沒有通行的道路，先禮後兵，招呼打過了，趕緊回去，這不許走也不能走。」楊大荒跟小三子全撒身站在山坡上，注意着發石塊的一帶深草內，楊大荒趕緊的一伸手從囊中摸了一把，他一抖手，却反向山坡下打去，可是向小三子疾招呼了聲「退。」這爺兩個反縱身的回退回來丈餘，楊大荒打出去的竟是兩枚青銅錢，全落在山道上，往外打，更用的連環鏢手法，錢打出去就帶着清脆的響聲，這時，果然在南邊崗頭一帶，深草裏面隨着楊大荒打這對青銅錢之下，又是兩石塊發出來，這兩塊石頭，竟全打在楊大荒跟小三子方才停身之後，落在石坡上面，這兩塊石頭全砸得粉碎，跟着聽得上面有人「呦」了一聲，立刻發話道：「朋友，對不住，太莽撞了，你們到這裏究竟找誰？請朋友你報個字吧。」

楊大荒聽伏坐在上面的人發了話，知道不致再生誤會，趕緊答道：「朋友，只爲在下也是初次來到小三台拜訪，我是領受山主的命令，我想這裏，一定也能得到山主的指示，實不相瞞，我到這裏可以說人地生疎，全仗弟兄們指教一切才好。」這時上面那片深草唰唰的連響，竄出兩人，一個唇上留着黑鬚，相貌跟梨樹坡的飛虎黃謙差不多，一個是中年的漢子，這兩個全是鄉下人打扮，一身粗布衣服，光着腳穿着沓鞋，兩人竟全是赤手空拳，並沒有拿着傢伙，可是他們從草中竄出來，往山坡上一落時，楊大荒跟小三子全看的出來，這二人全是隱跡風塵的好身手。

這二人到了近前，這個年歲大的，向楊大荒拱拱手道：「時才冒昧的舉動，朋友多原諒，我們飛狐嶺這裏也是一樣的情形，在今天黎明後才得到山主傳來的柬帖，不過是知道事情大概，詳細還不清楚，尤其我們野狐嶺主事的人，也被招呼走，並且指示的也十分含糊，說是或許有人到這裏暫避一下，是預備過十八盤嶺，我們更不知道來的人數，也不知道究竟是那一路的朋友，所以在附近一帶只好多預備幾個人接應一下，我在下姓蕭名羽，朋友，這是從那來？」

八 山村樓止又遇異人

小三子站在楊大荒身後，一聽這個人說話的情形，這可好，誰也不認識誰，眼前的事辦着真有些玄虛，可是楊大荒毫不遲疑的答道：「蕭老師，我名叫楊大荒，住家在黑旗營，這是我一個徒姪，他是梨樹坡黃老當家的兒子，名叫小三子，可是現在我們還帶來五個人，蕭老師可以叫他們暫入山村，我好詳細的述說一切。」這個蕭羽道：「這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得一家人，楊老師，有你一個人，無論你帶多少個人來我不用再問了，可以說是久仰大名，他們幾位全在崗頭上面吧，請你打招呼，叫他們下來，入莊歇息。」這個蕭羽向身旁那個壯漢一揮手，這個壯漢很快的飛縱下山坡，穿着樹林子，進了下面那個山林；楊大荒趕忙向山頭上打招呼，柴守信等全從崗頭上下來，這個姓蕭的看了看，這幾個人，向楊大荒道：「此處不便談話，恕我粗野無禮，到小村裏面再細談，我給朋友們引路了。」

楊大荒隨口答應着，自己正在仔細思索着，他這個名字很有些懷疑，自己先前險些個脫口而出的來問他，現在想起來問不得，所以楊大荒不再客氣，隨口答應着，跟隨走下山坡，這個蕭羽引領着穿過一片樹林子，這裏的情形，跟黑旗營自己所住的那山村差不多，不過這裏尤其是僻靜，因為走到下面，已經看出這一段地方，好像一塊盆地，四面山頭跟小嶺，全高聳起數十丈，只有來路，這段高崗較矮，大約再往東走，看情形就

無路可通，可是這一帶還有些農田，並且還有一段水溝可以灌田，幾個操作的鄉下人，在這班人走過來，他們只扭頭看了一眼，跟着低頭操作；好像是看到熟人毫不介意，這二三十間房子，全散佈在南邊的山嶺下，每一處三五間不等，全是圍着柵牆，十分堅固，往東越過七八處院落，往南略轉過兩處草房來，在貼着北邊一片濃蔭遮蓋的樹林子下，一個較大的柵牆圍着兩排房屋，小三子看着幾乎笑出來，跟自己梨樹坡所住的那所房子一樣，可是楊大荒已經注意到這一帶所住的人家。

已經走過七八處院落，沒看見一個孩子一個女人，楊大荒已經大致瞭然這裏的情形了，到了柵門口，這裏靜悄悄，沒有一個人，這個姓蕭的領着這七個人，一直走到柵牆內，來到迎面三間草房前，蕭羽把風門拉開，楊大荒略微客氣，帶着這班人走進裏面，這三間屋子一通連，屋裏竟全排着白木頭的桌凳，順着後牆往兩邊山牆轉過來，直到前簷，數了數，除在當中的一個較大的木案子，餘外全是一樣，一個小茶几一個木凳，整排着十數座，分列在兩邊，這種陳設看着格外的扎眼，客廳不像客廳，住房不像住房，屋裏是任什麼沒有。

蕭羽跟隨進來，向楊大荒拱拱手道：「朋友們既然全是一家人，我們免去無謂的客氣，住在這種地方，一切全不方便，老師傅們，別等着我照顧，咱們隨便請坐，他們已

經水預備飯，老師傅們，咱們也該彼此知道個姓名，好有個稱呼了。」鐵棍無敵楊大荒，他此時注意着這個蕭羽，趕忙的替這班人答話道：「蕭老師傅說的很是，我們免去無謂的寒暄，我就替他們報了字。」跟着把這班人的姓名全說與了蕭羽。

因爲此時顧倩娥仍是男裝，這個蕭羽他真個的決不和這一班人客氣，可是容楊大荒指引完之後，他單獨的向顧倩娥道：「在山坡上我已經看出這位是喬裝改扮，趕情竟是棟樑之臣的顧老大人的小姐，不錯，同胞兄妹，那會不相似麼。」此時大家已經落座，楊大荒一聽他這個話，忙說道：「蕭老師，難道顧大人和他那位公子，已經到過野狐嶺麼？」蕭羽點點頭道：「這二位已經見過，不過還沒說過話，我在下沒有別的本領，就是這兩隻眼上要看過的人，隔多麼久，不會再忘掉。」

顧倩娥趕忙站起，向這個蕭羽道：「老師傅，家父跟家兄，是否已經逃過十八盤嶺，可是仍然留在這一帶？」蕭羽道：「不用擔心，這件事我並沒有跟着效力，所以我知道的不十分真切，我們更因爲這件事在這一帶發生之後，我在下隨着我們村主正被一件很棘手的事纏着，脫身不得，可是我們得到一鱗半爪的信息之後，已經對這件事注意了，老大人跟顧公子，現在大約在三道嶺一帶，可是詳細的情形，我還是不知，姑娘只管放心，就是要闖過去，也安然無恙。」

這個蕭羽他說的話頗有些含糊，弄得這班人全在十分懷疑，明明是請得顧大人已經在鐵雲峯保護下，已經闖過十八盤嶺，怎的已經隔了這麼好幾天的工夫，還是未能走脫，顧倩娥雖在十分担心着急，不過跟這麼一個陌生人才見面，人家已經明說出並沒有親自參加這場事，不好再緊是追問了，此時一名壯漢，提着一把壺，從外面進來，放在門邊一個茶几上，挨位的面前給倒了一碗茶，跟着到蕭羽面前低聲說了兩句，這個蕭羽却向這個壯漢道：「方才所吩咐的，他們必須在這個時辰內預備齊了，叫他們要立時去，因為他們很有耽擱，必須在三更前完全佈置好了，老三你可告訴他們，誰誤了事，誰可得領受嚴厲的處罪，這是決不客氣的。」這個莊漢答了個「是」，字匆匆走去。

楊大荒看到蕭羽這情形，他們分明是在辦著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可是他們說話的情形閃爍迷離，無法辨別他們究竟是在作什麼，這時又進來兩名壯漢，把迎面的大方桌搭開，把木凳擺好，不大的工夫壯漢們送進酒飯來，住在這麼偏僻的地方，並且眼中所看到這個山村內所住的人家，就沒有了一處像個富戶，連這個作主人的家中也是籬笆門草房，可是現在酒餚預備的十分豐盛，並且像楊大荒等這般人，對於這個地方，是初次來，全不認識，尤其是才到這裏，沒有半個時辰，所擺上來的菜餚，決不是現作來得及的，分明是他們在自己這般人沒到之前，已經是早預備了。楊大荒、柴守信、金四義全

是在十分懷疑中，認爲自己這般人到這裏來，他們是早知道了，不過他們一切舉動，叫人看著處處疑心，現在就完全仗著是白山劍客指示往這裏來的，要不然真不敢在這裏呆下去。

這個蕭羽殷勤招待十分親熱，不過楊大荒向他一提到眼前十八盤嶺的事，這個蕭羽他好像不願意仔細再追問，楊大荒這些人他是在江湖上奔走一生，老年來才洗手，他從來作事豪爽異常，只要他看定了是個朋友，什麼事也肯和你說，和你講，野狐嶺這個蕭羽雖則很顯然他也是個風塵人物，他更表白明白，他不是這裏山村的村主，可是對於這般人若即若離，這樣可就惹得楊大荒十分不滿了。在吃著飯時，楊大荒向這個蕭羽說道：「蕭老師，我楊大荒和你剛一見面時，幾乎失口，你的姓名和十八年前在關東三省，邊荒一帶，一個寄身江湖的朋友，一點不差，也是這個姓，也是這個名，可是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很有呢。」

這個蕭羽噗哧一笑道：「楊老師，你不愧是個久聞江湖的人物，好在你們也全是在白山劍客麾下效力的人，我還怕什麼，我就是你所知道的入雲龍蕭羽，這張賊皮這一輩決不容易脫下去了，所以我決不更名，也不改姓，住在我們司徒大哥這裏，真要有不肯甘心於我的人，我任憑他伸手家對付我，好在他們也把我怎樣不了，我雖然在邊荒一

帶闖蕩了二十餘年，我這兩手除得取了許多不義之財，我還沒沾過血腥氣，所以我毫無所懼，公門中一般人真個的利慾朦心，想拿我老蕭，領功受賞，那是他自找難堪，自取其辱，我也必要放手收拾他，我是決不留情，不過我總要留著他那條狗命叫他活下去，也好叫他痛心追悔，知道他自己走錯了道路，這十幾年來我已經厭倦風塵，在野狐嶺這裏跟我這個患難之交的司徒大哥，種些山田，打打獵，倒覺得逍遙自在，所以我們住在這裏再沒有人知道，就是白山劍客我們雖則願爲他效力，可是我們既不是他的門徒，也不隸屬他的部下，所以這些年來，這位山主從來沒有什麼事情，輪到我們弟兄頭上去作，可是真到了非得用著我們弟兄之處，我們以八個字答覆他，就是：「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楊大荒趕忙站起來，肅然致敬道：「蕭老師傅，這一說還算我楊大荒兩眼不空，你果然就是入雲龍蕭羽，這真是我楊大荒的幸運，蕭老師請你不必客氣，你以俠盜行爲遊戲風塵，做戒了多少貪官污吏，土豪惡霸，你的行爲正和山主是一樣，武林中誰不敬重你，想不到在此處竟能和你相遇，叫我楊大荒足慰生平。柴守信，金四義，陸萬川，秦佩，全知道這個人，是名震關東的一位俠盜，可是東三省的官府，拿飛賊來對付他，有一個時期東三省的幾位將軍非想要見了他這個人不可，曾經嚴厲的到東三省的捕盜能

手，合起力量來要緝捕這個飛賊歸案，那知道出動那麼些個著名的捕快，遍著關裏各處關卡全埋伏上人，整整半年的工夫，這個入雲龍蕭羽，他還是決沒離開東三省，可是捕快辦案拿賊的人，終於沒把這位俠盜捕獲歸案，幾個出名的捕快們，反全栽了大跟斗，所以那個時候，到處裏傳揚著這個俠盜入雲龍蕭羽實有神出鬼入之能。那種傳言越發離奇了，說什麼的全有，但是他一生是匹馬單槍的闖，沒有門徒沒有伙伴，他在江湖上二十多年的工夫就沒有失過風，這些年來算是銷聲匿跡沒有人再提起，有的說他這個人不在了，有的人說他已經入了關，奔了江南，在長江一帶另開碼頭，那知道他竟是隱居在小三台野狐嶺這裏，可是在鐵棍無敵楊大荒眼中看來，他決不會就這麼老老實實的住在這裏，並且他所說的這個司徒大哥，自己又沒聽說過這個人，可是入雲龍蕭羽過去是獨闖江湖，沒有朋友，他現在有了朋友，這個人，一定也是江湖的好手，並且又是白山劍客能指揮的人，可見自己見聞寡陋了。」

此時柴守信金四義等雖則對於入雲龍蕭羽，全是肅然致敬，蕭羽口中只答著不敢當，不敢當，却沒有別的話回答，楊大荒等此時酒飯已畢，離坐而起，壯漢們把殘席撤去又獻上茶來，柴守信金四義等全是豪爽成性，肚子裏擱不住話，可是這個入雲龍蕭羽到現在決不肯爽快的告訴這裏一切，尤其是他分明是知道御史顧大人父子和鐵雲峯的蹤

跡，可是他偏偏不肯爽快說出來，連顧倩娥，小三子也全是不住的看著楊大荒，因為這裏就數他年歲大，並且自由劍客的指示，也是把這般人全交給他由他保護引路，所以在這些人全不敢多開口向這個入雲龍蕭羽追問，大家的情形楊大荒看得清清楚楚，楊大荒反嘗不知道大家全在著急，這時忽然有壯漢進來，請這個蕭羽出去，蕭羽站起來拱拱手道：「師傅們隨便的歇息著，我出去看一看這就回來。」他說著話又向顧倩娥臉上死釘了一眼，立刻走了出去。

小三子趕忙跳起來，到了楊大荒的面前，很著急的說道：「楊老伯，這是怎麼回事？這位老師傅說說怎麼這樣情形，我們所接到山主的指示若不是假的，我們是遵諭而行難道還有錯處？到了這裏他也承認我們是一家人，可是除去這個老蕭，他自己表示他是毫無可懼，承認他就是當年的入雲龍蕭羽，小姪說句放肆的話，這不是坦白豪爽，這是賣狂，問他什麼，閃展騰挪，咱們多走了這麼遠的路，投奔到這裏來，爲的是什麼。」鐵棍無敵楊大荒剛要答話，顧倩娥也站起來，走到楊大荒近前，眼中含著淚說道：「楊老伯，姪女雖則隨著鐵老師也練過幾年功夫，究竟沒在江湖上走動過，不知道江湖上的習慣，何況我現在是一個逃亡避禍之身，晚處的得求人相助，救我一家人性命，姪女得處處看著人家的臉色才敢開口，這位蕭老師傅的頭上已然露出家父和家兄的

蹤跡，可是向他細問時，又不肯說下去，姪女一身亡死無足惜，這並不是姪女謙虛，這是事實，奸臣惡黨嚴厲捕拿的並不是我，他們是只注意著把父兄擒拿歸案，可是姪女現在實願意知道父親和哥哥的下落，可是偏偏人家不願意告訴姪女，在這裏呆下去如坐針毡，老伯可以想法子，向這位蕭老師傳問一問，究竟家父家兄過去十八盤嶺沒有？」顧倩娥說這番話時語聲悲顫，最後竟落下淚來。

楊大荒長吁了一口氣向小三子顧倩娥說道：「你們不要猜疑，稍微等一等，姑娘你說的不錯，江湖上的事有許多不明白的地方，口頭上要十分謹慎，這裏所住的一般人，你們也看得出，全是風塵中人物，從到了這裏，這個蕭老師報出姓名之後，雖則明知道還有一位村主，可是這裏已然已有人出頭承當。我們在江湖上的習慣，就不許再追問別人，這是必須遵守的，因為話一個說不好，繞問不出真情實話來反容易找了難堪，我何常不急，我比你們還急呢，可是總得沉住了氣，好在天色尚早，我總能追問出實話來，姑娘你不必難過，也不必懷疑，只要和白山劍客接近的人，全是有肝胆有血性的人物，不是這樣人，就是你有天大本領，山主也決不肯收錄在門下，大約是那位蕭老師進來，了，你們趕緊落坐，不要帶出神色來。」顧倩娥等還以為自身從岔道口阻難重重，三追三擋，死裏逃生，那又知道御史顧庸方與家俊幾落敵手，被困十八盤嶺，幸有一般風塵

異人攘臂而起，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十八盤嶺替死全忠，使顧氏父女相逢，脫身逃出網羅，靖難安邊，使若千萬黎民百姓，免罹刀兵水火之苦，這些事全在「捨身崖」一碧血忠魂」中敘出。

（塞外驚鴻完）

